

中國偉人傳五種

新會梁啓超任公著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中國偉人傳五種

梁啓超著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中國偉人傳五種

次 目

(一) 張博望班定遠合傳

(二) 黃帝以後趙武靈王傳

(三) 明季第一人物袁崇煥傳

(四) 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

(五) 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



張博望班定遠合傳

第一節 世界史上之人物

歐美日本人常言支那歷史不名譽之歷史也。何以故。以其與異種人相遇輒敗北故。嗚呼。吾恥其言。雖然。吾歷史其果如是而已乎。其亦有一二非常之人。非常之事。可以雪此言者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讀張博望班定遠之軼事。吾歷史亦足以豪矣。

古今人物之與世界文明最有關係者何等乎。曰關新地之豪傑是已。哥倫布士之開亞美利加也。彼頓曲之開澳大利亞也。立溫斯敦之開阿非利加也。皆近世歐洲人種所以漲進之第一原因也。夫以文明國而統治野蠻國之土地。此天演上應享之權利也。以文明國而開通野蠻國之人民。又倫理上應盡之責任也。中國以文明鼻祖聞於天下。而數千年來。懷抱此思想者。僅有一二人。是中國之辱也。雖然。猶有一二人焉。斯亦中國之光也。凡世界之進步。必自諸地之文明相交互相接觸而生矣。彼歐洲所以有今日。實自上古時代安息文明埃及文明希臘文明所接構所和合而成也。而支那印度兩文明。直至近三四百年。而始與歐西相遇。殆東方諸國所以發達停滯之總因哉。雖然。當二千年前。而我中國豪傑。有櫛風沐雨。欲溝而通之者矣。惜乎繼其志者之無人耳。

苟其有之，則黃白兩貴種之揖讓於一堂，又豈俟今日也。

地勢之於人事也，海所以爲通，山所以爲阻。上世埃及希臘安息之發達，全藉地中海爲之媒介。近世五洲比鄰，其造此大業者，亦自航海來也。而吾中國古代豪傑之通絕域也，乃不於海而於陸。是哥倫布彼頓曲諸賢猶爲其易，而博望定遠實爲其難也。秦東發達之緩，實地理缺憾使然，而顧能以人事與天然爭，以造震古鑠今之大業，夫安得不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而下拜也。嗟我愛國之同胞乎，盍載舞載蹈，以觀我先民之遠志大略何如矣。

第二節 西漢時代華族之實力及匈奴之強盛

我華族自四千年前，孳殖於黃河揚子江兩流域，各自發達，以趨於統一。至春秋戰國間，而羣力漸充實矣。交通頻數，斯有衝突，衝突劇烈，斯有調和。至秦而大一統之形以成，漢承其業，復休養而生息之者數十載，以至孝武之世，實上古時代一大結束也。而當其時也，穹北之野，有並轡而興者一蠻族焉。曰匈奴。匈奴之起，殆與我唐虞同時。山戎獫狁獯鬻，其與黃族小小衝突者，固已千餘年來，屢見不一見矣。戰國以還，我族日雄，彼亦日茁，衝突益劇。史記所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於是秦燕皆築長城以拒胡，趙武靈王變俗胡服，習騎射，延高闕爲塞，凡以爲匈奴備也。時則有兩豪傑焉，曰趙將李牧，曰秦將蒙恬。終李牧之世，匈奴不敢入趙邊，蒙恬卻胡七百餘里，單于頭曼北徙者十有餘年。泱泱哉中國之威，書契以來未曾有也。及秦之亡，海宇鼎沸，而匈奴亦有一大豪傑起，曰冒頓，東滅東胡，虜其民，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悉復蒙恬所奪故地，遂侵燕代，而南與諸夏爲敵國。華族全體對外之敵國，自茲始矣。

漢興以高帝之雄才大略，能指揮羣豪，削平海內，而不能逞志於一冒頓，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白登之圍，七日不食，卒行曖昧反間之計，僅乃得免。及呂后時，乃至遺書嫚辱，謂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呂后以一國之代表，遜詞卑禮，以自解免，爲中國羞甚矣。至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爲備，連歲不能罷，事以金帛綵絮百物，屈節和親，乃稍蘇息。此實愛國之士，所茹痛積憤疾首而拊心者也。孝武不忍華胄之凌夷，與祖宗之積恥，毅然欲一舉而雪之，於是通西域，制匈奴之議起。亞洲各民族之相接觸，其機起於中國與匈奴，而實由我華族自強排外之一雄心來也。揚雄疏云：『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偉哉此言！此實民族主義之真精神，而國家所恃以立於物競天擇之域者，而豈後世迂儒退守畏葸，疲輭苟且，懷抱「無動爲大」之劣根性者，所能夢也。知此大義，審此時勢，則張博望班定遠之人物，與其在數千年歷史上之價值，可以識矣。

西漢之所謂西域者，當今世伊犁、新疆、青海、西藏之地，直至蔥嶺以西，越帕米爾高原，包土耳其斯坦、阿富汗斯坦、俾路芝斯坦、波斯、小亞細亞、迄地中海東岸古羅馬屬地之總名也。秦皇雖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而西不過臨洮，冒頓時代，匈奴大強，西域諸國，皆被服屬，憑藉深厚，爲中國憂，故當時欲弱匈奴，不可不有事西域，而發此議而實行之者，自張博望始。

第三節 張博望之略傳

張博望名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爲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然道經匈奴地。乃能達。於是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之奴名甘父者俱出隴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年。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也。既而與其屬亡向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脫亡。惟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路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譯道。抵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太子爲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妻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大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自騫之出也。前後凡三十年。跋涉於冰天雪積之中。頓困於飢食糞衣之俗。往往數日不得食。惟射禽獸以自給。初行時與偕者百餘人。及歸。惟餘二人耳。雖其所歷艱險困苦之境。史不詳言。要之視立溫斯敦之開非洲。殆有過之無不及焉矣。史稱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嗟夫。非堅忍磊落不屈不撓之奇男子。其孰能排萬難。犯萬險。以卒達其所志者耶。

第四節 當時西域之形勢

當戰國之末。西曆紀元前三百三十六年頃馬基頓名王亞歷山大起。入亞細亞。滅波斯。征印度。建空前絕後一大帝國。未幾死於巴比倫。其部將士流略立爲西里亞王。凡亞歷山大所征服亞洲之地。悉歸統轄。所謂條支國者是也。其後國

威漸衰。其屬地帕德利亞。復自立爲一國。占阿謨河兩岸之地。中國稱爲大夏國。實在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前四年。而帕其亞亦背條支自立。中國稱爲安息。及漢初。而安息破大夏。國勢大張。未幾大月氏東來。遂征大夏。而其地。

大月氏蓋圖伯特族當漢秦之際。奄有河西地。其勢強大。陵轢匈奴。及冒頓單于起。屢敗之。於是月氏餘衆西走。占伊犁之大半。南攘塞種。而據其地。當月氏之盛於河西也。其鄰國烏孫。屢爲所苦。至是烏孫王昆莫。藉匈奴力。破月氏。復建烏孫國。月氏遂南移於媯水之旁。臣服大夏。建大月氏國。時漢武元朔元年也。月氏既見逐於烏孫。塞種復見逐於月氏。遂遠徙於南。以略屬賓之地。屬賓卽北印度之迦西米兒也。

要之。當時葱嶺之西。大國凡四。條支在最西。其東爲安息。更東爲大月氏。大月氏之東南爲屬賓。大月氏之北爲大宛。當今費爾干地。更北爲康居。卽今之西北利亞。額里額思之荒原也。康居之東南。大宛之東。卽烏孫國。爲今伊犁烏孫之東南。當匈奴之西邊。小國棋布。凡三十餘。其較大者爲疏勒。略什噶爾附近于寘。和溫宿蘇龜茲。庫車附近耆。喀喇沙爾附近姑師。吐魯番附近樓蘭。羅卜潭附近諸國。自張博望以前。皆服屬於匈奴。匈奴置僮僕都尉以統監之。

第五節 張博望所通西域諸國

時中國人未知有印度也。博望既親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考其地形勢及所有產物。歸而報告之。且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竊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

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爲然。既而騫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以熟諳地形。知水草所在。處軍得以不乏。迺受封爲博望侯。騫因獻結烏孫斷匈奴右臂之策。乃拜騫中郎將。使實行之。並西招大夏之屬爲外臣。乃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決。騫卽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爲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諸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諸後使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由是信之。

計騫所通西域諸國如下。

國名	距中國里程	今地	張博望所經營
大宛	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	俄屬土耳其斯坦	博望初使大月氏。道經之。詳察其土俗。歸爲伐宛之基。
康居	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	同上	博望使大月氏。時由大宛道此。
月氏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	同上	博望爲漢使欲與連盟。攻匈奴未得要領。時已爲月氏所服。屬博望親至其地。後爲通印度之嚆矢。
大夏	去長安萬八千九百餘里	阿富汗斯坦附近	博望始建議結烏孫以斷匈奴右臂。後卒成功。
烏孫	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	伊犁天山北路	博望始知其國。後遣其部使通之。
烏丸		阿富汗斯坦與波斯交界地	
山離			

安息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

波斯及俾路芝斯坦

同上

罽賓

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

北印度

同上

奄蔡

俄羅斯

同上

身毒

印度

博望始聞其地未能通

第六節 張博望功業之關繫

博望通西域之役，其功在漢種者有三。

(一)殺匈奴猾夏之勢 自文景以來，匈奴役屬西域，結黨南羌，地廣勢強，蒸蒸日上。候騎每至甘泉，屯防及於細柳，非有以挫之，則小之爲劉濶，石勒之橫行河朔，大之爲金源蒙古之蹂躪神州，左衽之痛，豈俟數百年千年之後哉？其時漢欲制匈奴，則伐謀伐交之策，遠交近攻之形，不可不注意於西域。張博望首倡通月氏，結烏孫之議，卒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斬其羽翼，及孝武末世，遂至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元成以後，卒俯首帖耳，稱藩屬於我大國。此數千年歷史上最大之名譽也。而發之成之者，實自張博望。自今以往，如有能繼博望之精神，以對於外種者乎？則世界之歷史，安見爲阿利安種人所專有也。

(二)開亞歐交通之機 秦漢之間，東西民族，皆已成熟漲進，務伸權力於域外。羅馬帝國將興，而阿利安族文明，將馳驟於地中海之東、西岸，顧不能越蔥嶺以求通於我國。據近世史家所考，據西域人呼希臘人曰伊耶安，Iaon，卽耶宛 Yavan 之轉音。故大宛國者，卽大希臘國之一部也。蓋此地早爲帕德利亞之希臘人所蔓延。史記

載其俗與泰西古代多相類。其蒲萄苜蓿等名物。即希臘語 *Borus*, *Medikai* 等之譯音。蓋中國希臘兩文明種之相接實起於是。是黃種人與阿利安種交通之起源也。又史稱烏孫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懸度。大月氏居其地。塞種者。即今日西人所謂沁謨種 *Semite*。古代巴比倫人猶太人之所屬也。是黃種人與沁謨人交通之起源也。而溝而通之者。實始博望。博望實世界史開幕一大偉人也。

(三)完中國一統之業。當時滇黔諸國。皆未內屬。漢武初雖嘗從事西南夷。然以費多罷之。其後感博望蜀布。邛杖之言。卒再興作。使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往求身毒國。遂開滇池。達交趾。卒使數千年爲國屏藩。難其事不專成於博望。而創始之功。實博望尸之。博望之有造於漢種者何如也。

第七節 班定遠之出現及其時勢

班定遠。名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生於後漢建武間。父彪。爲徐令。兄固。以文學聞。超少有大志。輕細節。然居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幼隨兄至洛陽。傭書於官。以養母。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久之。被除爲蘭臺令史。復坐事免官。永平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今哈密戰於蒲類海。今天山南路之巴爾庫勒多斬首虜而還。超之投身於軍事界外交界。實自茲始。

初。漢武既通西域。斷匈奴右臂。虜勢浸衰。元成間。遂以五單于爭立。南向稽顙於我。求爲藩屬。以自庇。中國國威震於域外者。莫此爲盛。既而新莽篡竊。輕侮遠夷。匈奴大怨。東連烏桓鮮卑。西誘西域諸國。頻犯北塞。光武既定。

天下厭干戈不之討也。匈奴益驕，往往侵山陝邊鄙，爲士民患苦。未幾其國內亂，分爲南北。南匈奴通款內附，如元成間故事，乃居之於黃河南，而北匈奴方極盛，反覆無常。漸臣服西域諸國，脅以寇河西郡縣，邊警歲至，城門晝閉。於時漢與西域絕，既六十五年矣。其形勢恰如武帝時，漢廷亦知西域不定，則匈奴之患終不可得弭。於是乎一世之人傑班定遠始得所藉手，以輝祖國名譽於天壤。

第八節 班定遠所定西域諸國

古今東西之豪傑，其勳名烜赫，駭耀於歷史上者，不一其人，不一其途。若以冒險無畏之精神，百折不撓之魄力，孤身去祖國數萬里外，攔四面之敵而指揮若定，以建大功者，吾於英吉利滅印度之役，得兩人焉。曰克雷飛，曰哈士丁斯。克雷飛初爲東印度公司之書記，後被舉爲將，統英兵九百，士兵千五百，乘敵不意，攻孟加拉，走其王，據其地。英之有力於印，實自茲役始。克雷飛死，哈士丁斯襲其任，專以機謀裨闔定大業。善撫納印人，善揣離印人，嗾其相鬪，因躡其後以收其利。今英之有印度，皆此二傑之力爲之也。吾讀其傳記，愕焉貽焉，崇拜焉，歌舞焉，竊歎吾祖國安得有若而人者，以爲國史光也。吾讀後漢書，吾乃知我二千年前之先民，有以一身而兼克哈二傑之所長，且其地位更危，其憑藉更薄，而所成就竟與彼等相埒者。於戲，斯真千古之快男兒，斯真世界之大英雄。斯何人？斯則班侯是已。今請案侯一生所經歷，以地爲經，以年爲緯，而略敘之。

(一)鄯善 超之立功，始於鄯善。時所部僅三十六人耳。初超既從竇固擊匈奴有功，遂命以假司馬使西域。至鄯善，王廣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甯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也。明者睹

未萌，況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所謂三十六人者，與共酣飲，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報國家，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於是乃約以初夜，將吏士往襲虜營。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翌晨，召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鄯善定。

(二)于闐 鄯善者，漢通西域第一孔道也。既定，則可以深入無狼顧憂。超報捷至京師，朝廷嘉其功，遂以爲軍司馬，欲益其兵。超辭焉，獨與本所從三十六人俱。時于闐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雄霸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闐。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使巫請超所乘馬以祠神。超佯許之，巫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三)疏勒 班定遠之人格，可以爲國民模範者，不徒在其活潑進取也，而尤在其堅忍沈毅。於疏勒一役見之矣。時疏勒王兜題，本龜茲人，龜茲倚匈奴威以凌疏勒，遂故王而王其地。超深察夫民族主義之關係，知疏勒人不甘爲龜茲役也。十七年^{平永}春，從間道至疏勒，遣吏往降兜題。勒之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吏如命行事。超乃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明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嬰守孤城，士吏單少，賭萬死以爭國威。卒不少挫。章帝卽位，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還。超發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至自刎以乞留。超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抱馬脚，不使

東超亦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超至。捕斬反者。而疏勒始復安。至是而超以三十六人。用區區疏勒。當數國之衝。以嬰守者。既五年矣。嗚呼。自非天人。安得有此。

超之用疏勒也。以其居西域之中。立於四面大敵之衝。不定之而不足以示威信也。然疏勒初非欲爲漢用也。礙於超之威與謀耳。非能爲漢用。而超必用之。則其眼光之銳遠。魄力之偉大。非尋常人所能及也。自茲役以後。而疏勒之反叛尙三次。其一。則建初四年。其都尉番辰。結莎車以叛。超與徐幹擊破之。斬首千餘級也。其二。則元和元年。疏勒王忠爲莎車所誘反。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攻忠。積半歲不能下。後定康居。而忠始降也。其三。則章和元年。忠復說康居王借兵謀復國。詐降於超。超僞許而密勒兵縛斬之也。蓋自超始至疏勒。以至大定中間。凡十四年。超經營西域。其勢力之根據地。皆在於是。而心力抑已瘁矣。日人詩所謂『每經一難一倍來』。吾於定遠之在疏勒見之矣。

(四) 尉頭 超被徵還時。尉頭與疏勒連兵叛漢。超復至。擊破之。殺六百餘人。尉頭定。

(五) 姑墨 姑墨亦龜茲屬國也。屢從龜茲攻疏勒。建初三年。超發疏勒康居于闐拘彌兵一萬餘。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姑墨大衰。

自此役以前。班定遠所從漢兵。仍僅前此之三十六人耳。而手定者已五國。讐從者已十國。益以拘彌莎車月氏烏孫康居也。見建初三年超所上請兵疏中。超因此遂欲平諸戎。爲國名譽。乃上疏陳「以夷狄攻夷狄之法」。以爲若平龜茲。則西域未服者僅百之一耳。則匈奴右臂可復斷。而中國邊患可永弭。書奏。帝知其功可成。五年。建初以徐幹爲假司馬。將義勇千人就超。超由是益有所藉以行其志。

(六)烏孫 超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建初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遂定烏孫。

(七)莎車 元和元年，超發疏勒于闐兵擊莎車。莎車陰嗾疏勒王忠叛，未克。章和元年，超斬王忠，疏勒大定。二年，乃益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超以衆寡不敵，乃與于闐王佯遁。龜茲王以萬騎溫宿王以八千騎邀之。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八)月氏 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獅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誓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

(九)龜茲 當時西域諸國最倔強者爲龜茲。龜茲所以敢與漢爲難者，一由倚匈奴之聲援，二由恃諸小國之從屬也。超既定諸國，龜茲通匈奴之路已絕，復無爪牙以相營衛。永元三年，龜茲遂率姑墨溫宿以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超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漢廷侍子白霸爲龜茲王。超自駐節龜茲，它乾城而使徐幹別屯疏勒。至是西域諸國唯焉耆危須尉犂以前曾攻沒都尉陳睦。永元十年事懷二心，其餘悉定。

(十)焉耆及危須尉犂 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

犁界遣使曉譬之曰都護來者爲鎮撫三國耳。卽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以下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賜而遣之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屬渡。七月晦。至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耆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言當重加賞賜。於是耆王廣、鞬尉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而其國相及危須王等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數其罪。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所以雪國恥。伸士憤也。更立元孟爲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貢內屬。

第九節 班定遠功業之結果

漢之通西域。凡以弱匈奴也。匈奴與漢不兩盛。而皆以西域爲重。前漢有然。後漢亦有然。自超既定西域。北匈奴之勢頓衰。諸國乘之。南匈奴伐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特其右。北虜憊困。故和帝永元元年。漢遂率大軍北伐。降其二十餘萬人。至燕然山。勒石而還。三年。遂復再舉大破之。單于率其餘衆遠遁於今裏海之北岸。北匈奴之地遂空。其衆之留故土者。皆臣服鮮卑。自是以往。匈奴不復能爲吾患矣。晉之劉淵劉曜不過受漢人者相類耳。非復能用其國以與吾抗也。故掃除周秦以來千餘年之劇患。一洒祖國之國恥。論者或以歸功於衛青霍去病。竇憲諸人。而不知其皆賴張班之謀勇。以坐收其成者也。故黃族之威震於域外者。以漢爲最。而博望始之。定遠成之。二傑者實我民族帝國主義絕好模範之人格也。

定遠功業之成。專在以夷狄攻夷狄。此實治野蠻國之不二法門也。英之滅印度也。政府未嘗動一旅之兵。議會

未嘗籌一銖之餉。惟賦印度之財以養印度之兵。用印度之兵以墟印度之國。定遠之定西域。其先例也。定遠建初三年上疏云。『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至永元七年。封超爲定遠侯。詔書亦曰。『超安集于闐以西。踰葱嶺。迄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獨宿恥以報將士之讎。』信哉定遠之能踐其言。而漢廷亦能審其功矣。今日西國之東方政策。卽以班定遠前此之所以待西域者待我。而惜乎我國中若定遠其人者。竟曠千載而不復一遇也。

是時羅馬方強。用兵於西亞細亞。屢破安息。中國日擴而西。羅馬日擴而東。上古世界兩大文明幾相接觸。後漢書西域傳所謂大秦。卽羅馬也。超旣定西域。迨永元九年。西域全定後四年又使部將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

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逢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齋三歲糧。

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按泰西文明傳播廣遠者皆由海岸線多使然此地理學者之公言也古代希臘羅馬人慣於航海冒險活潑中國人則探險

於陸地之豪傑雖屢有其人而海上不少概見焉此是時超年且七十矣其妹嘗大家上書謂其衰老被病頭

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語見本傳蓋去卒前僅五年耳。超以永元十四年八月遷洛陽九月使卒年七十一凡在西域者三十一年

假以歲年。予以精力。吾恐超之所成就。當不止此。或竟能躬赴大秦之役。布我黃帝子孫之聲明文物於歐土。爲

全世界習一更大之紀念。未可知也。嗚呼。人傑矣哉。

第十節 結論

新史氏曰。今日阿利安民族所以殖民徧於大地。赫然爲全世界之主。

其人有冒險進取

之精神而已。若哥倫布。若麥折倫。若倂頓。若立溫斯敦。皆以匹夫而闢一洲之基。開千古之利。彼中人道其往。事馨香之。尸祝之。千數百歲不衰。一若今日之樂利。半出於彼諸賢之賜者。吁。誠哉其然矣。然吾竊嘗求此等人物於我祖國。則如張博望。班定遠者。亦何多讓焉。何多讓焉。而後世崇拜之步趨之之人。何其稀也。抑吾爲張班傳。而忽有一最大之問題。橫湧於吾腦。夫博望定遠諸先輩。其遠識其毅力。不讓於泰西諸賢。彰彰明甚也。卽秦漢唐清諸君主。好邊功。闢疆土。其兵力所及。威稜所播。亦不讓於近世所謂帝國主義諸大邦。又彰彰明甚也。然而「全世界主人翁」之名譽。顧在彼而不在我。不寧惟是。彼得一地。而一地卽永爲其所有。我得一地。曾不足以保持之。至於再世。不寧惟是。彼多得一地。而母國日以繁榮。我多得一地。而宗邦反日加騷累。若是者何也。彼之主動力在國民。我之主動力自君主。闢地同。而所以闢地之目的不同。夫是以毫釐差而千里謬也。吾聞地學家言。拉丁條頓兩族性質之相異也。曰。「拉丁民族之殖民地。好裝飾。條頓民族之殖民地。貴營業。拉丁民族之殖民地。由政府派軍隊以開之。條頓民族之殖民地。由人民集公司以拓之。拉丁民族。因得殖民地。而勞費以爲國病。條頓民族。因得殖民地。而豐富以爲國榮。以故拉丁民族。或放棄其殖民地。而無所惜。條頓民族。常保持其殖民地。而不憚勞。」夫彼兩族者。同爲阿利安族。同事殖民之業。而因其所向之鵠所用之方略互異。其結果乃至大異若此。雖然。拉丁人之所以弱於條頓人者。彼則民之自殖。而此則政府之殖其民耳。而反諸爲民闢地之本意。尙非有所大謬。若中國前事。則正與彼等所執之主義。成反比例者也。中國數千年來襲用之名詞。只有所謂「屬國」者。更無所謂「殖民地」者。夫闢地而以殖民。則雖勞費矣。而後此有倍蓰什伯之利益。以爲之償。

故國不病而事可以久。而不然者，民未有不勞，國未有不瘁者也。爾來歐美民族之各競於帝國主義也，彼其內力充實，而膨脹於外，爲生存競爭之公例所迫，有不得已者存也。中國不然，人主好大喜功，快一時之意氣，以爲名高耳，故往往不顧其民力之如何，動輒之以從事於外，卽如漢武者，豈非不世之雄主哉？彼其憤於匈奴之嫚辱侵暴，賭全力以雪之。此民族排外之思想，固亦嘗有不得已者存，及其末流，乃不啻絞內地居庶之脂膏，以奉事小夷，利害之顛倒甚矣。漢書張騫傳云：「騫之使烏孫也，天子使齋牛羊萬數，金幣直數千鉅萬，而後此求宛馬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人，所齋操大做博望侯時。」云云。故漢武以開邊之故，舉文景數十年來官民之蓄積而盡空之，益以桑孔心計，猶且不足，卒至元元愁歎，海內騷然，嘻！何其悖乎？吾聞羣學家言曰：凡兩羣之相交通相鬪奪也，未有不起於爭自存，蓋我勝彼而可以吸彼之利爲我有，故不惜一時之苦痛以易之。云爾。未聞有自損而啗彼以利以爲快者也。戰敗固損，而戰勝亦損，是以自損爲相爭之究竟目的，如之何其可也。又漢武之通西域，其亦有類於是焉矣。然此猶可曰：以匈奴鉅患之故，今欲制彼，不可不以小損易大害也。而後此匈奴既衰之後，邊費且復不戢，則又何也？甘露以後，單于入朝，賞賜累巨萬，發車騎萬六千以送之，轉倉儲數萬斛以給之，每單于朝一次，則北方之民，失業失食，轉於溝壑者，不可勝數。永元間，司徒袁安上疏云：「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歲直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餘萬。」時北匈奴請款，論者或謂宜以待南單于之禮待之，故袁安引此統計。嗚呼！幾何其不背中國而空之也。不寧惟是，東漢之初，南單于內附，乃居之於河南，空吾民釣遊耕鑿之地，揖外族以使其後部族數十萬孳乳浸多，布滿畿輔。桓帝時，又從遷許，及魏武始憂之，以其既在內地，人衆猥多，懼必爲寇，乃分其衆爲五部，居太原祁縣太陵諸地。晉武時，塞外匈奴歸化者踵至，悉授土居之，與吾民雜居，於是平

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悉雜腥羶矣。後此江統雖爲徙戎論。終不見納。卒至劉淵石勒。起於肘腋。戎狄迭有中夏者數百年。爾後霸者。始終蹈其覆轍而不悟。雖以唐太宗之賢明。猶割神州以宅索虜。寵異胡將。卒召河朔之變。蓋數千年來。帝者對外之政略。莫不皆然。此誠古今萬國之所未聞。千種萬種不可思議之現象也。夫以古代亞歷山大該撒等之力征天下。雖非能如今日之民族帝國主義者專拓之以爲民藪也。然要未嘗有疲國力以供奉外酋。虛國土以容納異族者矣。而中國胡乃若此。無他。霸者快一己自大之私意。驚一時皮相之虛榮耳。以彼一念故。而此最壯快最名譽之美舉。反被誤用之以毒天下。不見夫乾隆間故事乎。數次大舉攻緬甸。不下。乃不惜重賂其酋。使貢象數匹。以博十全老人之一頭銜。要而論之。皆不惟其實惟其名耳。惟然。則雖屬國徧天下。而於我國民曾無絲毫之益。而反蒙莫大之累。故歷朝好勤遠略之主。所以得地而不能守。開邊而輒致亂者。皆此之由。夫拉丁民族所闢之地。固猶有殖民也。徒以重虛榮輕實益之故。其新地猶且爲母國累。而況乎不殖一民於境外。而反自空其地徠敵國之民而殖之者耶。然則迂儒鄙生之斷斷焉以遠征外競爲大戒者。蓋亦有詞矣。而此等議論。既習於人心。則如張博望班定遠其人者。遂益不爲世所重。而國民進取冒險之精神。且日摧滅以至於盡。吾甚惜以博望定遠之人格之事業。可以爲我黃族男兒之好模範者。乃竟爲一二霸者倒行逆施之政略所點污也。

雖然。我國民亦有罪焉矣。夫誰使汝不擇地以自殖。而惟俯首帖耳。一任霸者之振箠以驅縶之也。吾聞數百年前英人之不堪虐政者。相率渡航新世界。遂開今日之美國。夫彼豈必視其政府之方針而始進行也。論者謂今日五大洲。無復可以容我民族膨脹之餘地。其然耶。豈其然耶。勿徵諸遠。卽張班二傑所留紀念之一大地。猶足

以當歐洲一強國而有餘也。抑吾又聞南洋新嘉坡檳榔嶼諸地。其刈蓬蒿戰土蠻而奠定之者。實惟我黃帝子孫。然則張班之芳躅。固未必遽絕於今日。而無自治之力以承其後。雖自得之。而終不免以餌條頓民族。而自爲其奴隸。若是乎。則雖有一二博望定遠其人者。又安足貴耶。又安足貴耶。

黃帝以後
第一偉人
趙武靈王傳

(一)敘論 痛哉恥哉。中國民族之外競史也。自商周以來四千餘年。北方賤種。世世爲中國患。而我與彼遇。劣敗者九而優勝者不及一。其稍足爲歷史之光者。一曰趙武靈。二曰秦始皇。三曰漢武。四曰宋武。(劉裕)如斯而已。如斯而已。而四役之中。其最足爲吾儕子孫矜式者。惟趙武靈。

(二)當時本族之形勢 黃帝以後。我族孳乳寢多。分布於中原。而其勢不相統合。雖夏后殷周之盛。其元后與羣后。皆南面分土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所謂大一統者。不過一虛名已耳。及春秋以降。五霸迭興。兼并盛行。降及戰國。繼以七雄。凡歷四五百年。逮嬴秦興。而中國始統於一。五霸七雄者。實我古代史之帝國主義過渡時代也。而其勢愈搏愈劇。如重學公例。所謂物墜空中。愈距地近。而其速率愈增。七雄時代者。實短兵相接。決勝負於一髮之時機也。

羣學公例。惟內方充實。乃能宜洩於外。亦惟外競劇烈。而內力乃以益充。故我民族活潑進取之氣象。惟七雄時代爲最盛。皆此之由。

(三)當時外族之形勢 北國之先。其所自出。不可深考。史家或以爲亦神祖黃帝之支裔。雖然既竄於異域。與母國殊其語言。殊其風俗。殊其宗教。則已不得謂之爲同一民族。自周以來。所謂山戎獫狁者。已世爲中國患。驪

山之變。爲歷史上第一次之國恥。此後雖齊晉繼霸。並力外攘而聲威所訖。綦微末矣。卒乃白狄赤狄盤踞中原。爲患心腹。終春秋之世。吾族苦之。然彼族發達甚緩。且散漫不相統紀。猶甚於我。以故主客之勢。猶不相敵。降至戰國。而控弦之種。漸加強盛。所謂匈奴一種屬者。始崛起於北方。史記所謂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卽秦趙燕是也。故三國皆築長城以爲防。至是而匈奴與中國。殆有不兩立之勢。

(四)趙之地位。自晉悼公和諸戎後。戎翟皆朝於晉。不相侵犯。故中國不病。而狄亦得安堵以自強。至周安王時。晉卿趙襄子帥師。踰句注。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亦畏偪不得不爾也。而趙與胡之交涉。自茲益繁。三卿分晉。趙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皆與狄界邊。其後秦滅義渠。魏西河上郡入於秦。自此三晉之中。惟趙邊胡。而其所當之衝。視秦燕爲更劇。趙不創胡。胡必弱趙。趙之憂患在是。趙之所以盛強亦在是。

(五)武靈王伐胡之預備。

(戰國策)武靈王平晝閑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跡。計胡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中略)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既定。負遺俗之累。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

欲使外競有力，非舉其國而爲軍國民不可。七雄中實行軍國主義者，惟秦與趙。趙之有武靈肥義，猶秦之有孝公商鞅也。而秦之主動力在臣，趙之主動力在君。商君者，秦之俾斯麥，而武靈王者，趙之大彼得也。王之變胡服也，凡以爲習騎射之地也，以騎射教百姓，所謂舉國民而皆兵之也。

（六）輿論之反抗及王之英斷

（戰國策）王使王孫繆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恐天下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繆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中略）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

使者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卽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中略）是故聖人苟可以利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中略）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

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東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鄣。非社稷之神靈。卽鄣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

凡改革之業最難。其利在後。愚者弗見。知者卽或見之。而疑慮其成。若夫目前之不便。則萬衆所共睹也。故非智勇兩備者。其不挫躓於中途希矣。武靈王之大計畫。非徒在陸軍也。而猶在水師。一面廣舟楫之利。一面採騎射之長。此其政策之全體也。彼所以語公子成者。於國勢敵情。洞見無餘蘊矣。而水居之民。可以用因。騎射之民。勢必用創。因尙易而創斯難。其必汲汲易胡服也。固以謀騎射之便利。抑亦借此以壹舉國之觀聽而定民志也。日本變法時之易服。亦猶此意而已。故以騎射爲其目的。而以胡服爲其手段。彼其目的已非庸衆所得喻。況於手段。其駭必更倍徙矣。王固知之而必厲行之。此所謂智勇俱備者也。商鞅爲輿論所反對。而以威力屈之。武靈爲輿論所反對。而以理勢服之。雖其所處地位各不同。而武靈之手段。固高鞅一籌矣。法行自貴近始。此兩君所同認也。乃鞅則罰太子而刑師傅。武靈則先施於公叔而禮下之。公叔變而舉國皆變。其政略豈不亦遠耶。史復載趙文趙造周紹趙燕與王爭辯胡服。其論甚詳。周紹之言曰。『舉國未通於王之胡服。』觀此亦可見當時全國輿論譁囂之一班也。文繁不復具引。

當時反對論。非徒在胡服也。而並在騎射。試以史文證之。

(戰國策)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贊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攻獲之利，不如其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故賢人觀時而不觀于時，制兵而不制于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七)武靈王之成功。王以其遠大之政策，英鷲之材略，冒萬險，犯萬難，以實行軍國主義，卒能使貴族服其教，黎元化其俗。十年之間，四征八討，使趙爲當時一等國，揚我民俗，聲威於域外。前乎此者，爲山甫方叔之所不能及；後乎此者，爲蒙恬衛青之所不能幾。本族歷史名譽之紀念，以此爲最。今據史記略次其年表如下：

武靈王卽位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

十七年，王出九門，爲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

十九年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遂下令易胡服，改兵制，習騎射。

同年，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之門，西至河，登黃華之上。

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

二十一年，攻中山。趙紹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王軍取鄴、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請和王。許之，罷兵。

二十三年，復攻中山。

二十四年，牛贊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

二十七年，五月，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爲王，是爲惠文王。武靈王自號主父。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

三年，主父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

吾述武靈王之偉業，有欲求讀者，注意深察者，一事曰：王之兵力所加，皆在異種而非同種是也。王所侵略者，曰中山，曰林胡，曰樓煩，樓煩在今代州北三十里，即匈奴所居地。林胡在今陝西榆林鎮東北四百五十里。種以胡名，此兩者之爲異族，衆所共知也。若中山，即春秋時之鮮虞，爲白狄別種。春秋末最強，晉屢伐之，不得志。武靈王以十餘年全國之兵力，僅乃滅之。於是今保定大同宣化諸地，始隸內版，使無趙武靈王，則冒頓平城之禍，或不及待。漢高之時而已見於中國，蓋未可知耳。唐人詩云：『若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弔古撫今，感慨係之矣。

武靈王舉動之尤奇特者，則棄萬乘之尊，而自從事於戰陣是也。

（史記趙世家）武靈王自號爲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

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

於戲，此等舉動，豈不壯哉！豈不偉哉！使主父而永其年，則一統之業，其將不在秦而在趙。而白登之金縢，甘泉之烽火，或遂不至爲我國史污也。而乃亢龍有悔，遺恨於沙丘。鸛鶴能言，齋志於爵數，大業之就，雖曰人事，豈非天命耶？嗚呼！

八）結論 國史氏曰：論者或以爲國民之性質，全由地理上遺傳上所限定，謂吾國民之文弱，其天性也。嘻，何爲其然！觀於武靈王時代之趙國，雖秦西之斯巴達，何以尙之？夫非猶是吾輩之祖宗也歟？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故知黎民於變，放勳所以光被，遐不作人。周王所以壽考，齊桓好紫，一國易服，豐沛之間，羣兒椎埋，一二英雄，以右武精神鼓舞而左右之，舉國靡然，今猶昔耳。嗚呼！使武靈王而在今日者，德皇維廉第二，瞠乎後哉！武靈王卒後二十餘年，而趙將有李牧。

附 李牧傳

（史記李牧傳）李牧，趙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者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失利，死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

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四百金之士五萬人。索隱云：謂能射者也。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史記馮唐傳）
 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

國史氏曰：古稱兵法有守如處子，出如脫兔者，豈李牧之謂耶？漢文時，匈奴數爲邊患，苦烽騎至候甘泉，景帝乃納晁錯納粟拜爵徙民實邊以屯爲兵之議，而匈奴勢乃少殺。殆今世所謂武裝的平和非耶？未幾而孝武卒用其力，命將出師，遂北千里，致漠南無王庭，呼韓邪以後，而冒頓之裔且俛首歸命於我大邦矣。漢世孝文孝景孝武三代之境遇之軍略，李牧以一身備之，茂陵之聞而拊髀也宜哉！抑李牧之人格，武靈王之教育所產出也。李牧之功業，武靈王之經營所留貽也。一夫善射，百夫決拾，英雄之澤，數世未斬，盛矣夫！

明季第一重要人物

袁崇煥傳

第一節 發端

有人焉。一言一動。一進一退。一生一死。而其影響直及於全國者。斯可謂一國之人物也已矣。吾粵崎嶇嶺表。數千年來。與中原之關係甚淺薄。於歷史上求足以當一國之人物者。渺不可覩。其在有唐。六祖慧能。大弘禪宗。作佛教之結束。其在有明。白沙陳子。昌明心學。導陽明之先河。若此者。於一國之思想界。蓋占一位置焉矣。若夫以一身之言動進退生死關係國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於古未始有之。有之則袁督師其人也。

明史之傳督師也。一則曰。『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再則曰。『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嗚呼。何其言之有餘痛耶。吾聞萬季野明史稿。爲督師立傳。凡二巨冊。見魏默深古微堂外集度其於督師之雄材偉略。遠猷碩畫。必能纖悉詳盡。又督師當時所以對待敵軍。及敵之所以委曲行反間者。一切重要關目。必能甄載無遺。惜乎官修之本。忌諱滋多。原稿今雖流傳人間。而鄙人韋陋。未獲鈔讀。以此率爾論述。能無慙焉。雖然。以數千年來歷史上一大異動。重以鄉先正之記念。蒙雖不文。烏可以已。作袁督師傳。

第二節 袁督師之時代

滿洲之初起東裔。自其始非必有併吞中原之大志也。而明季之君庸帥愎將疲卒辱。實有以啓之。故欲知當時明清遞嬗之歷史。當分三方面觀察焉。

一曰北京政府。當時北京政府之權力有四。一曰帝。二曰內監。三曰閣臣。四曰本兵。袁督師時代之政府。其帝則熹宗之昏弱而無能也。懷宗之下急而善疑寡斷也。其內監則與魏忠賢相終始也。其閣臣則皆關冗佞食之輩也。而制閫外將帥之命者。尤在本兵。明末本兵之權至重也。今將天啓以來任兵部尙書者列表如下。

萬曆四十四年 至四十八年	黃嘉善	天啓元年	王象乾 張鶴鳴	二 年	孫承宗 董漢儒	三 年	趙彥 漢儒	四 年	彥	五 年	高第 王永光	六 年	馮 喬會
七 年	王 之臣 霍維華 崔呈秀 閻鳴泰	崇禎元年	王 在晉 王 治	二 年	申用 憲治	三 年	梁 廷棟	四 年	熊 廷棟	五 年	張 鳳翼 明遇	六 年至八 年	鳳 翼
九 年	鳳 翼 楊嗣昌	十年至十一年	嗣 昌	十二 年	傅宗龍 嗣 昌	十三 年至 十四 年	陳 新甲	十五 年	張國維 新甲	十六 年	馮元 慶	十七 年	縉 彥

(表之說明)崇禎二年以後之本兵於袁督師無關並列之者爲末節敘督師逝後之時局須資參考也。凡與東事最有關係者添符於其旁

二曰東北邊將。邊將之任免政府主之而邊將之得人失人大局係之。豈惟袁督師即如熊廷弼孫承宗之流使能久於其位東事之敗壞尙不至此極也。今將當時任東北兵事之將帥列一表次乃論其功罪。

人	官	年	摘	要
楊鎬	巡撫遼東	萬曆三十八年	旋罷	
楊鎬	經略遼東	萬曆四十六年	四十七年三月帥師出塞敗遼治罪	
熊廷弼	宣慰遼東	至四十七年	四十七年三月代楊鎬四十八年八月罷	
袁應泰	經略遼東	至天啓元年	代熊廷弼其年三月清兵入遼瀋死之	
薛國用	經略遼東	天啓元年		
王化貞	巡撫廣寧	同	化貞以元年五月廷弼以六月受任其明年清兵	
熊廷弼	經略遼東	至二年	取西平堡化貞棄廣寧與廷弼走入關俱被逮	
王在晉	經略遼東	同	其年八月告歸孫承宗代之	
王象乾	薊遼總督	天啓二年		
孫承宗	經略薊遼	至五年	五年十月爲魏忠賢排去高第代之	
袁崇煥	監關外軍	至六年	時實官由僉事進按察使	
高第	經略遼東	至六年	六年七月以不救寧遠罷職	

王之臣
袁崇煥
王之臣
袁崇煥

經略遼東
巡撫遼東
巡撫遼東
督師薊遼

天啓六年
天啓六年
崇禎元年
崇禎元年
至七年
至七年
至二年

尋罷經略不置

至是罷經略不置以關內外專任崇煥

三曰滿洲之勢力。滿洲之勢力與明邊將之賢否爲消長。今列一略表與前表參觀而大勢可知矣。

萬曆四十四年 清太祖始改元天命

四十六年 始伐明克撫順

四十七年 明以兵二十四萬伐清不克

天啓元年 清攻克瀋陽

二年 清攻克西平堡

六年 清兵大舉西渡遼河攻寧遠不克其年清太祖崩

七年 明清議和不成清來攻不克

崇禎元年 復議和不成

二年 清大舉入寇

合觀三表。然後當日之時局可得而論次焉。萬曆四十六年以前。清兵方有事於扈倫四國。哈達 葉赫 烏拉 輝發也未有窺中原之志也。及天命建元。四年四國已服其三。惟葉赫恃明援不下。欲圖之。則狼顧。恐明之議其後也。故四十六

年以七大憾誓天伐明是爲明清交兵之始其年雖克撫順然未嘗守不鎬鎮朝鮮者十餘年

不

鎬鎮朝鮮者十餘年

喪師數次本無軍略朝廷以其諳遼事故畀以重任而大學士方從哲兵部尚書黃繼善等日促鎬進兵御史王象恆力言非策引哥舒翰出潼關爲戒不能用也乃集瀋陽兵二十四萬分四路深入襲清都清太祖以五萬人拒之并力破其一路閱五日而三路皆破鎬遂以喪師逮罪是爲清軍第一次得志則楊鎬之溺職與部臣之調度乖方爲之也於是乃起熊廷弼代鎬廷弼者前於三十六年巡按遼東興屯田察軍實遼人所神明視也時遼瀋大震諸城堡軍民盡竄數百里無人迹中外謂必無遼廷弼兼程冒雪徧閱形勢招流移繕守具簡士馬肅軍令主固守不浪戰集兵十八萬分布襄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鎮江諸口小警自禦大警互援更選精銳爲游徼乘間收零騎擾耕牧以俟覈會清人憚之爲之按兵不出者歲餘而明臣忌廷弼者爭劾其不戰廷弼遂不安其位憤憤抗疏乞罷斥疏云今朝廷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釐以冰雪稍緩閱然言師老困馬上下促戰及軍敗吏何非臺省所建白何嘗有一效復言比臣收拾市定而愀然者又復閱然言戰矣自有遼難以來用文將用武爲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一不從輒拂然怒哉以袁應泰代之應泰吏事敏練然非將才會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言不急收之且爲敵有招降數萬分處遼瀋二城降者多占民居婦女遼人大怨而清又陰撫之於是降人與遼人皆爲敵耳目敵覘廷弼之既去也乃於天啓元年引兵七萬攻瀋陽明軍以萬餘衆拒敵殊死戰史家謂遼左用兵以來第一血戰云然遂不支遼陽隨陷應泰與巡按御史張銓死焉坐是遼河以東堡寨營驛及海蓋金復耀諸州大小七十餘城俱陷是爲清軍第二次得志則政府妒嫉廷弼而袁應泰用違其才之爲之也遼瀋既失朝廷大震乃盡謫前劾廷弼諸臣而起廷弼於家乃建三方布置策廣寧登萊各設巡撫而經略駐山海關節制三方初廷弼之未至也廣寧巡撫王化貞先部署軍事沿遼河置六營又分戍西平鎮武柳

河盤山諸要害。及廷弼至。言今日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破其一營。則諸營皆潰。河上止宜游徼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而大兵悉屯廣寧。深濠高壘以俟。此實一時制勝第一義也。化貞素駭。不知兵。與廷弼議不合。徒爲大言。謂用毛文龍。用降將李永等。用蒙古插漢助兵四十萬。可以一舉蕩平。盡懈營壘。城濠不復設備。廷弼既屢與齟齬。乃相互劾。而兵部尙書張鶴鳴祖化貞。無言不從。化貞擁兵十四萬於廣寧。而廷弼關上無一卒。號稱經略。乃一匹夫。十月冰合。清兵復將渡河。邊民爭竄。鶴鳴方集廷議。以經撫不和。欲去廷弼。專任化貞。而清兵已圍西平矣。化貞裨將孫得功陰通敵。譌言敵騎已薄廣寧。化貞不知所爲。踰踉棄城單騎走。遇廷弼大凌河。乃相與盡焚積聚。護難民數十萬入關。廷弼數年來之心血全空。比清兵至廣寧。化貞竄已二日矣。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右屯前屯四十餘城堡皆陷。時天啓二年正月也。是爲清軍第三次得志。則鶴鳴化貞相狼狽以厄廷弼。罪不容於死也。然且化貞以輕罪末減。而廷弼被戮。傳首九邊。田產籍沒。家屬爲奴。明之政府殆不可與處矣。至是而袁督師乃受命於敗軍之際。始漸預兵事。

第三節 袁督師之履歷及監軍時代

督師名崇煥。字元素。廣東東莞縣人。萬曆四十七年成進士。授邵武縣知縣。史稱其少年慷慨。負膽略。好談兵。遇老校退卒。輒與論塞上事。曉其阨塞情形。以邊才自許云。天啓二年正月。朝覲在都。御史侯恂請破格用之。遂擢兵部職方司主事。無何。廣寧師潰。即王化貞失事之役。廷議守山海關。崇煥卽單騎出關。關內外。部中失袁主事。訝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已還朝。具言關上形勢。曰。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稱其才。遂超擢僉事。監關外軍。蓋

廷臣監軍，明制然也。乃發帑金二十萬，俾招募。時關外地悉爲哈喇慎諸部所據，崇煥乃駐守關內。未幾，諸部受款，經略王在晉命崇煥移駐中前所，監參將周守廉游擊左輔軍，經理前屯衛事，尋令赴前屯安置遼人之失業者。崇煥卽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將士莫不壯其膽。以是在晉亦深倚重之，題爲寧前兵備僉事。

守關外以捍關內，此袁督師畢生之方略，而亦兵家一定之形勢也。時王在晉以兵部尙書代熊廷弼，無遠略，徒作偷安計，以故崇煥不能盡其才。至是在晉議於距關八里築重城，崇煥力爭，以爲非策，爭不得，奏記首輔葉向高，亦不省。會在晉與薊督王象乾爭論不決，而十三山難民十餘萬，久困不能出，乃使大學士孫承宗行邊，崇煥自請將五千人駐寧遠，以壯十三山勢，別遣驍將救之。寧遠去山二百里，便則進據錦州，否則退守寧遠，奈何委十萬人置度外？承宗以謀象乾，象乾以關上軍方喪氣，議發插部護關者三千人往，承宗以爲然，告在晉。在晉竟不能救，衆遂沒，脫歸者僅六千人。嗚呼！崇煥一言之用否，十餘萬人之性命係之，此既可爲一長歎者也。

承宗既駁八里重城議，集諸將謀所守，閭鳴泰主覺華，崇煥主寧遠。在晉及張應吾、邢慎言皆持不可，承宗竟主崇煥議，已而承宗代在晉督師，崇煥之政略乃得實行。時關以外寧遠以西諸城堡悉爲蒙古所據，聲言助守邊，崇煥議盡驅之邊外，毋倚以爲累。九月，承宗乃使崇煥與副將滿桂屯軍寧遠，是爲袁督師領兵之始。

第四節 袁督師之守寧遠

寧遠在山海關外二百餘里，面遼東灣，與桃花島相對。今者榆營鐵路所經過之一要驛也。初，承宗令祖大壽築寧遠城，大壽度中朝不能遠守，築僅十一，且疏薄不中程。三年九月，崇煥至，乃定規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

廣三丈上二丈四尺使大壽與參將高見賀謙分督之明年工成遂屹然爲關外一重鎮崇煥與將卒共甘苦撫民庶如父兄人人皆樂爲盡力由是商旅輻輳流移駢集遠近望爲樂土旋遭父憂奪情視事時尙官僉事也

天啓四年九月偕大將馬世龍王世欽率水陸馬步兵萬二千東巡廣寧歷十三山按十三山即大凌河出海處也遂由

水道泛三岔河而還按三岔河入遼河匯遼河入海即今之營口也督師此行始由遼東灣航海返鎮尋以五防敝勞進兵備副使再進右參政崇煥之

東巡也相度地勢策畫戰守爲恢復之計時承宗委任甚專言聽計從五年夏種種準備既具崇煥乃說承宗遣諸將分戍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諸要害攬地復二百里幾盡復遼河以西舊疆而寧遠且爲內地循此以進則敵軍欲越雷池一步蓋其難哉故自承宗崇煥之戮力而敵軍戢伏不敢犯明邊者四年

古未有奸臣在內而名將得立功於外者斯言諒哉時魏闔之勢炙手可熱其黨日排承宗遂至不安其位以高第代第恇怯柔媚之小人也既至謂關外不可守令盡撤錦右諸城守具移將士於關內崇煥諫曰兵法有進無退諸城已復安可輕撤錦右動搖則寧前震驚關門亦失保障今但擇良將守之必無他慮第不聽且欲並撤寧前二城崇煥曰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無以難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盡驅屯兵入關委棄米粟十餘萬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崇煥憤悒三抗疏乞終制不許十二月進按察使視事如故然數年心血委於一旦敵志始驕矣

清軍知經略之易與也又窺崇煥之無援也天啓六年正月大舉渡遼河擣寧遠兵十三萬號二十萬越城五里橫山海關大路而軍邊將皆震恐無人色崇煥乃偕大將滿桂副將左輔朱梅參將祖大壽何可剛等集將士誓死守更刺血爲書激以忠義爲之下拜其書語多觸犯本朝故明史闕焉而將士誦書咸涕泣不可仰慷慨請與

將軍共生死。蓋至誠之感人深矣。於是盡焚城外民居。掘守具入城。堅壁清野以待。令同知程維模詰奸。通判金啓傑具守卒食。辟道上行人。檄前屯守將趙率教山海守將楊麒。凡遇寧遠將卒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定。是時我軍僅萬餘人。而敵之強且十二倍。經略第總兵麒。並擁兵關上不救。中朝聞警。兵部尙書王永光大集廷臣議戰守。無善策。盈廷皇皇。謂必無寧遠。越十日。崇煥以捷聞。朝野上下。罔不失色。擣舌額手以相慶者。先是清軍進攻。戴楮穴城。矢石雨下。不能退。城垣圯丈許。崇煥身先士卒。輦石塞缺口。身被再創。部將勸自重。崇煥厲聲曰。『區區寧遠。中國存亡係之。寧遠不守。則數年以後。父母兄弟。皆左衽矣。偷息以生。復何樂也。』自裂戰袍裹左臂傷處。戰益力。將卒憤厲。奮爭先相翼蔽。城復合。嗚呼。若於吾先民中求完備之軍人資格者。袁督師當之矣。明日復攻。崇煥乃令闔卒發巨炮。一發決血渠數里。傷數百人。凡三日。三攻三卻。圍遂解。崇煥復開壘襲擊。追北三十餘里。清軍大亂。死者逾萬人。乃分兵略覺華島。寧遠軍雖以城初完。方繕守備。不克救。然敵之銳氣大挫。故明史大書曰。『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嗚呼。豈敵之果強。毋亦我之太弱而已。清太祖自起兵征尼堪外蘭以來。未嘗一遇勍敵。至是爲崇煥所破。悒悒不自得。不數月而殂落矣。

第五節 袁督師之初督師

捷報聞。擢崇煥右僉都御史。璽書獎厲。桂等進秩有差。初高第鎮關門。盡反承宗所爲。務折辱諸將。諸將咸解體。至是坐失援。褫職去。三月復設遼東巡撫。以崇煥任之。魏忠賢遣其黨劉應坤紀用等出鎮。崇煥抗疏諫。不省。旋敕功加兵部右侍郎。賚銀幣。世廕錦衣千戶。時代高第者爲兵部尙書王之臣。之臣亦庸才。與崇煥不相協。中朝

乃命之臣專督關內以關外屬崇煥崇煥知廷臣忌己也上書曰

陛下以關內外分責二臣用遼人守遼土且守且戰且築且屯屯種所入可漸減海運大要堅壁清野以爲體乘間擊瑕以爲用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不足顧勇猛圖敵敵必讎奮迅立功衆必忌任勞則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則勞不著罪不大則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日至從古已然惟聖明與廷臣終始之

蓋崇煥保守進取之大計畫皆略具於是而此後死於敵之間死於朝廷之疑皆若先見之矣書上優旨褒答其冬崇煥復巡歷錦州大小凌河議大興屯田漸復高第所棄舊土蓋當時滿洲游牧水草之性志不過鹵獲得土而不居如廷弼承宗崇煥等之政策實足以自固其圉而無啓戎心措珠厓之棄視爲固然一誤再誤數年而繕之一旦而墮之復數年而後再繕之復一旦而墮之今日崇煥所擲心血以欲易之地皆其數年前擲心血而既得之者也嗚呼明之日蹙其有以自召矣於是崇煥益上書言遼左之壞雖由人心不固亦緣失有形之險無以固人心兵不利野戰祇有憑堅城用大炮一策今山海四城既新當更修松山諸城班軍四萬人缺一不可帝報從之

第六節 袁督師之和議及寧錦之捷

以和爲守以守爲戰此袁督師對滿洲之大政策也李牧之所以破虜羊祜之所以沼吳名將之最上戰略往往在此點於是清太祖方殂落崇煥乃遣都司傅有爵田成等同李喇嘛往弔喪賀新君且覘虛實焉清太宗遣方

肯納溫克什送之還且來報聘崇煥乃復書中和議書云再辱書教知涵
 家抱爲長恨者不候寧忍聽之漠漠不必收思往事窮究所必因我之邊境一細人與昌大之休養部落即此一念好宗汗
 作筆之人卽遣人刑難逃天怒不候不追思事而汗窮究所必因我之邊境一細人與昌大之休養部落即此一念好宗汗
 國家忘之且欲汗共忘之一也然汗家十年苦戰皆爲此七宗不候田禾此一極慘極痛之事我國家在遼河東西死者
 寧止雪怨固無私人情快心一老女遣濟界內則昭然各地有良作何退私官生男婦起世是在無窮劫運仁一念慈惠機敬開
 愛人之雪怨固無私人情快心一老女遣濟界內則昭然各地有良作何退私官生男婦起世是在無窮劫運仁一念慈惠機敬開
 後來許多吉祥無私人情快心一老女遣濟界內則昭然各地有良作何退私官生男婦起世是在無窮劫運仁一念慈惠機敬開
 又汗所當酌裁也方以一介往來又稱兵於朝鮮何故物我文武官屬之財用廣之言不寧由中也然兵未回即載多撤回已達回天
 勿修好再以通汗之盛德息止刀兵將前後事情詳折自往來書札無取動氣之言恐不便奏聞朝廷惟推堅
 宗復書詞甚倨然方欲有事朝鮮懼崇煥躡其後和議遂粗定

七年正月朝議以崇煥與王之臣不相能召之臣還罷經略不設以關內外專屬崇煥與鎮守中官應坤用並便宜從事崇煥銳意恢復乃乘清軍之出遣將繕錦州中左大凌三城而再使之持書議和會朝鮮及毛文龍同告急朝命崇煥發兵援崇煥以水師援文龍又遣左輔趙率教朱梅等九將將精卒九千先後逼三岔河

案即在今田莊臺營口之間今正日俄陸戰之燒點也爲牽制之勢會朝鮮降乃還

初崇煥議和中朝不及知及奏報優旨許之後以爲非計頻旨戒諭崇煥持益力而朝鮮及文龍被兵言官因謂和議所致四月崇煥上書云

關外四城雖延袤二百里北負山南阻海廣四十里爾今屯兵六萬商民數十萬地隘人稠安所得食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築必不可已業移商民廣開屯種倘城不完而敵至勢必撤還是棄垂成功也故乘敵有事江東姑以和之說緩之敵知則三城已完戰守又在關門四百里外金湯益固矣

崇煥議和之真相。蓋在於是。其時清太宗復移書相詰。有『今將軍遣使議和。又修葺城垣。潛圖侵逼。』等語。蓋崇煥議和之故。敵軍知之。而明之君臣懵焉。明之爲明。殆難言哉。奏上。帝優旨報聞。然非其意也。後崇煥莫須有之獄。遂伏於是。

時率教駐錦州護版築。朝命尤世祿來代。又以左輔爲前鋒總兵官。駐大凌河。世祿未至。輔未入大凌。五月十一日。清兵直抵錦州。四面合圍。率教偕中官用嬰城守。而遣使議和。欲緩師以待救。使三返不決。圍益急。崇煥以寧遠兵不可動。選精騎四千。令世祿大壽將。繞出清軍後決戰。別遣水師東出相牽制。且請發薊鎮宣大兵東護關門。朝廷已命山海滿桂移前屯三屯。孫祖壽移山海宜府。黑雲龍移一片石。薊遼總督閻鳴泰移關城。又發昌平天津保定兵馳赴上關。檄山西河南山東守臣整兵聽調。世祿等將行。清軍已於二十八日分兵趨寧遠。崇煥與副使畢自肅督將士登陴守。列營濠內。用炮距擊。而桂世祿大壽大戰城外。士多死。桂身被數矢。清軍亦旋引去。益兵攻錦州。以海署不能克。士卒多損傷。六月五日亦引還。因毀大小凌河二城。時稱寧錦大捷。是爲明軍對清軍第二次血戰。皆袁督師節制調遣之成效也。惜大小凌防守未完。而敵軍奄至。未免有虧養之憾。觀此益信以和爲守以守爲戰之政策之不容已矣。使督師能久其位而行其志。則成就亦安止此。時魏忠賢方專權。炙手可熱。中外爭頌功德。崇煥不附。銜之滋甚。敘寧錦戰捷功。文武增秩賜蔭者數百。忠賢子亦封伯。而崇煥三增一秩。猶以爲未足。復使其黨劾罷之。七月。崇煥遂予告歸。

第七節 袁督師之再督師

熹宗崩，懷宗卽位，忠賢伏誅，削諸冒功者。廷臣爭請召崇煥，其年十一月，擢右都御史，視兵部，添注左侍郎事。崇禎元年四月，命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所司敦促上道。七月，崇煥入都，先奏陳兵事，帝召見平臺，慰勞甚至，咨以方略。對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願假以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帝曰：「復遼朕不吝封侯賞，卿努力解天下倒懸。」卿子孫亦受其福。崇煥頓首謝，且曰：「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辭難。但五年內，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帝爲飭四部臣如其言。崇煥又言：「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妬功，夫豈無人，卽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一意見亂謀臣，帝起立傾聽，諭之曰：「卿無疑慮，朕自有主持。」大學士劉鴻訓等請收還王之臣滿桂尙方劍，以賜崇煥，假之便宜。帝悉從之，賜崇煥酒饌而出。

崇煥以前此熊廷弼孫承宗皆爲人排搆，不得竟其志，乃再上疏曰：

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爲正著，戰爲奇著，和爲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邊臣所能爲，至用人之人，與爲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之微瑕。事任既重，爲怨實多，諸有利於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況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爲邊臣甚難。陛下愛臣知臣，臣何必過疑懼，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

嗚呼！督師此言，字字血語，語淚矣。明所以亡者，不一端，而朝廷不能見信於其臣，則亡徵之尤劇而不可藥者也。不然，以磊落颯爽之袁督師，而何以自危至是，而明之所以待督師者，後此乃皆不幸而言中焉。嗚呼！雖曰天命，

豈非人事哉。書上。帝優詔答之。賜蟒玉銀幣。疏辭蟒玉不受。

是月。川湖兵戍寧遠者。以缺餉四月。大譟。餘十三營起應之。縛擊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通判張世榮。推官蘇涵淳。於譟樓上。自肅傷重。兵備副使郭廣初至。躬翼自肅。括撫賞及朋楮二萬金以散。不厭。貸商民足五萬。乃解。自肅疏引罪。走中左所。自經死。崇煥以八月初抵關。聞變。馳與廣密謀。宥首惡張正朝。張思順。今捕十五人。戮之。市。斬知謀中軍吳國琦。責參將彭簪古。黜都司左良玉等四人。發正朝思順前鋒立功。世榮涵淳以貪虐致變。亦斥之。獨都司程大樂一營不從變。特爲獎勵。一方乃靖。

時關外大將四五人。事多掣肘。後定設二人。以梅鎮寧遠。大壽仍駐錦州。至是梅將解任。崇煥請合寧錦爲一鎮。大壽仍駐錦州。加中軍副將何可剛都督僉事。代梅駐寧遠。而移薊鎮率教於關門。關內外止設二大將。因極稱三人之才。謂臣自期五年。專藉此三人。當與臣相終始。屆期不效。臣手戮三人。而身歸死於司敗。帝可之。崇煥遂留鎮寧遠。自肅既死。崇煥請停巡撫。及登萊巡撫孫國楨免。崇煥又請罷不設。帝亦報可。哈刺慎三十六家向受撫賞。後爲插漢所迫。且歲饑。有叛志。崇煥召至於邊。親撫慰。皆聽命。二年閏四月。敕春秋兩防功。加太子太保。賜蟒衣銀幣。廕錦衣千戶。

第八節 袁督師之殺毛文龍

殺毛文龍一事。袁督師冤獄之近因。而其爲功爲罪。又當時輿論所最囂囂者也。文龍之應誅與否。讀明史本傳。自明。而督師此等舉動。非有霹靂手段者。不能學也。今錄本傳全文如下。

毛文龍者。浙江仁和人。以都司援朝鮮。逗留遼東。遼東失。自海道遁回。乘虛擊殺清鎮江守將。報巡撫王化貞。而不及經略熊廷弼。兩人隙始開。用事者方主化貞。遂授文龍總兵。累加至左都督。掛將軍印。賜尙方劍。設軍鎮皮島。如內地。皮島亦謂之東江。在登萊大海中。綿亙八十里。不生艸木。遠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清界。其東北濬州。明縣也。島上兵本河東民。自天啓元年。河東失。民多逃島中。文龍籠絡其民。爲分布哨船。聯接登州。以爲犄角計。中朝是之。島事由此起。四年五月。文龍遣將沿鴨綠江。越長白山。侵清國東偏。爲守將擊敗。衆盡殲。八月。遣兵從義州城西渡江。入島中屯田。大清守將覺。潛師襲擊。斬五百餘級。島中糧悉被焚。五年六月。遣兵襲耀州之官屯寨。敗歸。六年五月。遣兵襲鞍山驛。喪其卒千餘。越數日。又遣兵襲撤爾河。攻城南。爲清守將所却。七年正月。清兵征朝鮮。并規剿文龍。三月。清兵克義州。分兵夜擣文龍於鐵山。文龍敗。遁歸島中。時清惡文龍躡後。故致討朝鮮。以其助文龍爲兵端。顧文龍所居東江。形勢雖足牽制。其人本無大略。往輒敗。而歲糜餉無算。且惟務廣招商賈販。易禁物。名濟朝鮮。實闢出塞。無事則鬻參販布爲業。有事亦罕得其用。工科給事中潘士聞劾文龍糜餉殺降。尙寶卿董茂忠請撤文龍治兵關寧。兵部議不可。而崇煥心弗善也。嘗疏請遣部臣理餉。文龍惡文臣監制。抗疏駁之。崇煥不悅。及文龍來謁。接以賓禮。文龍又不讓。崇煥謀益決。至是遂以閱兵爲名。泛海抵雙島。文龍來會。崇煥與相燕飲。每至夜分。文龍不覺也。崇煥議更營制。設監司。文龍怫然。崇煥以歸鄉。動之。文龍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東事。東事畢。朝鮮衰弱。可襲而有也。崇煥亦不悅。以六月五日。邀文龍觀將士射。先設幄山上。令參將謝尙政等伏甲士幄外。文龍至。其部卒不得入。崇煥曰。予詰朝行。公當海外重寄。受予一拜。交拜畢。登山。崇煥問從官姓名。多毛姓。文龍曰。此皆予孫。崇煥笑。因曰。爾等積勞。

海外月米止一斛。言之痛心。亦受予一拜。爲國家盡力。衆皆頓首謝。崇煥因詰文龍違令數事。文龍抗辯。崇煥厲色叱之。命去冠帶繫縛。文龍猶倔強。崇煥曰。爾有十二斬罪。知之乎。祖制大將在外。必命文臣監。爾專制一方。軍馬錢糧不受核。一當斬。人臣之罪。莫大欺君。爾奏報盡欺罔。殺降人。難民冒功。二當斬。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爾奏有牧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語。大逆不道。三當斬。每歲餉銀數十萬。不以給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盜軍糧。四當斬。擅開馬市於皮島。私通外番。五當斬。部將數千人。悉冒己姓。副將以下濫給札付。走卒輿夫盡金帛。六當斬。自寧遠還。剽掠商船。自爲盜賊。七當斬。強取民間子女。不知紀極。部下效尤。八當斬。驅難民遠竊入參。不從則餓死島上。白骨如莽。九當斬。輦金京師。拜魏忠賢爲父。塑晁旒像於島中。十當斬。鐵山之敗。喪師無算。掩敗爲功。十一當斬。開鎮八年。不能復寸土。觀望養敵。十二當斬。數畢。文龍喪魂魄。不能言。但叩頭乞免。崇煥召諭其部將曰。文龍罪狀當斬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稱文龍數年勞苦者。崇煥叱之曰。文龍一布衣爾。官極品。滿門封廕。足酬勞。何悖逆如是。乃頓首請旨曰。臣今誅文龍以肅軍。諸將中有若文龍者。悉誅。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誅文龍者誅臣。遂取尙方劍。斬之帳前。乃出諭其將士曰。誅止文龍。餘無罪。當是時。文龍麾下健校悍卒數萬。憚崇煥威。無一敢動者。於是命官斂文龍明日具牲醴拜奠曰。昨斬爾朝廷大法。今祭爾僚友私情。爲下淚。乃分其卒二萬八千爲四協。以文龍子承祚副將陳繼盛參將徐敷奏遊擊劉興祚主之。收文龍敕印尙方劍。令繼盛代掌。犒軍士。檄撫諸島。盡除文龍虐政。還鎮。以其狀上聞。末言。文龍大將。非臣得擅誅。謹席藁待罪。時崇禎二年五月也。帝驟聞。意殊駭。念既死。且方倚崇煥。乃優旨褒答。俄傳諭暴文龍罪。以安崇煥心。其爪牙伏京師者。令所司捕。崇煥上言。文龍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爲亂也。其衆合老稚四

萬七千，妄稱十萬，且民多，兵不能二萬，妄設將領千，今不宜更置帥，卽以繼盛攝之，於計便。帝報可。崇煥雖誅文龍，慮其部下爲變，增餉銀至十八萬，然烏弁失主帥，心漸攜，益不可用。其後致有叛去者。崇煥言東江一鎮，牽制所必資，今定兩協馬軍十營，步軍五，歲餉銀四十二萬，米十三萬六千，帝頗以兵減餉增爲疑，以崇煥故，特如其請。崇煥在遼，與率教大壽可剛定兵制，漸及登萊、天津，及定東江兵制，合四鎮兵十五萬三千有奇，馬八萬一千有奇，歲費度支四百八十餘萬，減舊一百二十餘萬，帝嘉獎之。

程本直游聲記本書始末詳下節評文龍之案曰：『自武登撫相與爭而去，其欲得而甘心於文龍者，非一日也，非一人也。辱白簡挂彈章，可數百計也。是左右諸大夫皆曰可殺，國人皆曰可殺也，其不殺也，非不殺也，不能殺也，不敢殺也。是以崇煥一殺之，而通國快然。』觀此，則當時輿論之所存，可以見矣。夫以舉國不能殺不敢殺之人，而督師毅然去之，若縛一雞而探一鷄也，指揮若定，聲色不驚，嗚呼！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與於斯？自文龍之死，其部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次第叛，後卒爲滿洲俱掃定西南，或以是爲袁督師實有以致之。雖然，吾以爲此亦存乎其人耳。文龍不死，安知其不執梃爲諸降王長，而督師死後，其最得力之部將祖大壽雖降而旋反正，而何可剛被執不屈，義烈炳千古，則又何說焉？彼不徒感激主將之私恩，而服從主將之公義者，蓋有素也。

第九節 袁督師之冤獄

子胥湛而吳沼，鄂王僂而宋夷，古來豪傑以一身生死繫一國存亡者，歷史上前例往往不乏。若袁督師者，其重要之一人哉！先是半年前，崇煥上疏通籌全局略，言臣身在遼，遼無足慮，惟薊門單弱，敵所竊窺，請嚴飭前督，峻

防固禦爲今日急著。時督薊者爲劉策，巽懦不知兵事。崇煥一疏不省，復再疏之。三疏之，得旨下部科會議。遷延不行。是年十月，崇禎二年清兵十餘萬人以蒙古兵爲嚮導，大舉入犯，憚崇煥之威，乃改遣入龍井關大安口喜峯口，所向披靡，如行無人境界。如崇煥言，崇煥於十月二十八日聞警，即檄調諸遠將祖大壽何可剛等入衛，所歷撫寧永平遷安豐潤玉田諸地，逐路置防，逐城設守，戴星犯雪。於十一月初十日馳至薊州，欲背捍神州，而拒敵衆。十二十三等日，與敵兵相持於馬昇橋諸要隘。清軍不意袁軍驟至，相視駭貽，乃宵遯。疾趨而西，直犯京師。崇煥心焚血注，憤不顧死，士不傳餐，馬不再秣。由間道飛抵郊外，兩晝夜疾行三百餘里，先清軍至三日。清軍初遇崇煥救薊，意欲避堅攻瑕，乃越薊西蟠踞潞中，將中斷京師，使與崇煥首尾不相應。一面結營困潞，一面張勢據京，謂潞困而京可不俟攻也。不知崇煥之舍薊而躡其後也。不知崇煥且舍潞而繞其外也。不知崇煥業據京而出其前也。時崇煥軍營於廣渠門外，敵軍初在高密店遇偵，咸大失色，詫以爲袁督師之兵從天而降。二十日轉戰於廣渠門，自辰達申，卻敵十餘里，追北至運河。清將阿巴泰阿濟格思格德爾之軍皆潰。太宗及諸貝勒相語，謂十五年來未嘗有此勦敵。於是不復逼京師，惟出沒於海子采園之間，以觀變。先是崇煥以兼程赴援，僅以馬兵五千從，其步兵不能兼進，以九千而當十餘萬之大敵，勢力太相懸絕，故朝議雖日促戰，而崇煥猶持重不發。卽廣渠門之役，猶非其志也。而盈廷乃以逍遙城下擁兵縱敵，嗷嗷爲崇煥罪。計步兵全軍十二月初三四日間可至，而初一日遂有逮崇煥之旨。

先是崇煥至薊，奏報達帝甚喜，溫旨褒勉，發帑重犒將士，及兼道入衛。帝立召見，深加慰勞，咨以戰守策，賜御饌及貂裘，倚重甚至。時清軍新挫，畏崇煥如虎，諸貝勒有請攻城者。太宗託以不欲損將卒，二十七日乃退駐南海。

子適前獲明太監二人以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甯完我巴克什達海監守之至是鴻中承先遵太宗所授密計坐近二太監故作耳語云今日撤兵乃上計也頃見上單騎向敵敵有二人來見上語良久乃去意袁巡撫有密約此事可立就矣時楊太監者伴臥竊聽悉記其言三十日命縱楊太監歸具以所竊聽者上聞獄遂起

十二月初一日崇煥再被召對遽縛下詔獄大壽在旁戰栗失措出即擁兵叛歸帝取崇煥獄中手書往召大壽

乃歸命余大成剖肝錄云（前略）上欲得煥手書遣閣部九卿皆往獄所道意煥曰壽所以聽煥者督師也今

成自謂也）因大言謂崇煥曰公孤忠請組髮手擊逆生死惟命捐之久矣天下之人莫不服公之義而諒公之

心臣子之義生殺惟君苟利於國不惜髮膚且死於敵與死於法孰得耶公其圖之煥曰公言是也因手草蠟書

語極誠懇至則壽去錦州一日交馳騎追及即遙道來意軍有數放箭者騎云奉督師命來非時輔臣溫體仁毛

追兵也壽命立馬待之騎出書壽下馬捧泣一軍盡哭遂踰羅即日入關收復永平遼化一帶時輔臣溫體仁毛

文龍鄉人也銜崇煥殺文龍每思有以報之適兵部尚書梁廷棟曾與崇煥共事於遼亦有私隙二人從中持其

事崇煥由是得罪又崇煥嘗與大學士錢龍錫友善龍錫故主定逆案者魏忠賢遺黨高捷袁宏勛史堃輩謀興

大獄爲逆黨報仇見崇煥下吏遂以擅主和議專戮大帥二事爲兩人罪捷首疏力攻堃宏勛繼之又前者東江

歲餉百萬大半入權宦囊中自崇煥斬文龍盡失其賂咸相銜刺至是清軍犯京師中官勳戚在圍城中思旦夕

解圍答崇煥不卽戰會總兵滿桂初與煥共守寧遠丙寅之役首主棄城爲煥所叱至是入援令其部曲大掠近

郊皆僞稱袁兵以鼓衆怨後因敗入甕城浸潤中官乘機譖之合此諸原因故崇煥遂不得不死於是輔臣周延

儒成基命吏部尚書王永光各疏救不報總兵祖大壽以官階贈賸請贖不報兵科給事中錢家修請以身代不

報布衣程本直詣闕抗呼冤與錢龍錫同論死御史羅萬壽以申辯崇煥非叛逆削職下獄凡崇煥在獄中半年

死。會審之日。風霾盡閉。白日無光。崇禎三年八月十六日。遂棄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煥無子。家亦無餘貲。天下冤之。

明史本傳於督師冤獄記載甚略。本節據錢家修程本直之辯冤疏。及本直所著漩聲記。余大成所著剖肝錄。及皇朝開國方略等書。大率皆當時目擊徵實之談也。

著者附識

第十節 袁督師死後之東北邊事

督師下獄之明日。命大同總兵滿桂爲武經略。督步騎四萬陣永定門外。嚴濠柵。環以槍炮十重。清兵宵進。效明兵甲裳旗幟。黎明乘不意。衝突入其營。滿桂戰死。生禽總兵黑雲龍。麻登雲等。帝以庶吉士金聲之薦。擢游僧申甫爲總兵。造戰車。又擢庶吉士劉之綸爲兵部侍郎。募義兵。皆以倉卒未訓練。敗死。舉城皇皇。不可終日。會祖大壽何可剛得督師手書。引兵還救。初清軍料崇煥下獄後。大壽輩非叛作賊。卽降從彼。至是見遼兵還爲明戰守。乃遽爲議和書。分置永定門德勝門外。移軍略薊而還。蓋督師一紙書。猶足以卻敵也。如此。

清軍既還。沿途侵略。明年正月。克永平。克遼安。克灤州。遂班師。留貝勒濟爾吟。朗統兵萬人守永平各城。三月復命二貝勒阿敏益兵五千助鎮守。時明帝已復起孫承宗鎮關門。而祖大壽統各路援軍相爲犄角。五月。遼連復灤州。遷安。遵化。永平諸城。清軍殆盡覆。六月。阿敏逃還瀋陽。太宗震怒。議罪幽禁。皆祖大壽力也。皆袁督師教也。崇禎四年。清軍復攻大凌河。時孫承宗率由袁督師政策。已復關內四城。復理關外舊疆。欲并力先城大凌河爲屏蔽。巡撫邱禾嘉違其節制。中央政府復掣肘。遂致敗。而山海而外一里之草。益不可爲矣。今將此後明

清之交涉復列一略表

崇禎七年 清兵四路來侵。一從尙方堡之宣府趨應州。至大同。一由龍門口入會。於宣府。一由獨石口入會於應州。一由得勝堡入。歷大同。趨朔州。

八年 清多鐸攻錦州。多爾袞由朔州毀武寧關入。略代忻應惇。斬俘七萬餘。

九年 清阿濟格等分路逾獨石口入居庸。克昌平。偪燕京。過保定。克十二城。五十六戰皆捷。俘人畜十八萬。督師張鳳翼宣大總督梁廷棟皆按兵不敢戰。

十一年 清多爾袞岳託兩路來侵。一沿山。一沿運河。山河之間。六道並進。督師盧象昇拒戰於慶都。死之。清兵遂蹂躪真定。廣平。順德。大名。至山東臨清州。渡運河。破濟南。克城五十。俘人口四十六萬有奇。

十二年 春。清太宗親攻錦州中後所。圍杏山。九月。略錦州寧遠。擾其秋穫。

十三年 遣兵屯義州城南。偪明關外諸城。擾其春耕。寧遠總兵金鳳戰死。

十四年 清多爾袞豪格攻錦州。圍之經年。餉道斷絕。祖大壽死守。

十五年 二月。松山副將夏承德應敵。清軍遂入城。薊遼總督洪承疇生降。錦州亦陷。十月。清阿爾泰等復來侵。直抵山東兗州。克府三州十八縣六十七。俘人民三十六萬。

十七年 三月。以流寇內逼。盡棄關外四城。召寧遠總兵吳三桂統兵入關衛京師。途中聞燕京陷。適清多爾袞率師將收關外地。並經略中原。三桂迎降。清兵遂長驅入。明亡。

當十四五年間。松山杏山之役。清太宗諭諸將以大軍屢入塞。不能得尺寸地。皆由山海關阻隔。而欲取關。非先

取關外四城不可云云。以故傾舉國之兵，竭兩年之力，以必克爲期。及寧錦陷，而明清之興亡決矣。凡此皆袁督師所逆料之，而經營之於二十年前者也。祖氏兄弟，大壽大樂以督師裨將，遵其方略，猶能爲睢陽之守者歲餘，非洪承疇之降，錦州固未易下也。嗚呼！使袁督師而在也，雷池一步，敵其能飛渡耶？督師始終一貫之方略，曰：守關外以捍關內，而此後明卒以棄關外而亡。甲申之事，督師其知之矣。抑督師以擅主和議爲冤獄之一口實，而明亡以後，史家追惟覆轍，乃知當時竭天下兵餉大半以事關東，爲直接引起中原盜賊之原因。卒至東西交鬩，馴卽於亡，使循督師以和爲守以守爲戰之策，則有餘力以靖內難，然後休養國力，從容以抵制外寇，亦何至自壞長城，引虎入衛也耶？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斯之謂矣。崇禎十五六年間，山海關內外僅千里間，有督臣四，總督關內總督昌巡撫六，一寧遠二永平三順天兵總八，寧遠山海關中協西協事權愈分，大局愈壞，如可贖兮，人平總督保定總督四密雲五天津六保定百其身專閫十數能贖一袁督師乎？痛哉！

第十一節 結論

程更生名本直以布衣爲袁督師訟冤數四卒與俱死者自言嘗三求見袁公而不予見予非爲私情死不過爲九原矣云云此亦一奇士崇禎之爲袁督師訟也曰客亦聞敵人自發難以來亦有攻而不下戰而不克者否曰未也客亦知乎有寧遠丙寅之圍而後中國知所以守有錦州丁卯之功而後中國知所以戰否也曰然也（中略）今日漢之復遼之復永之復也誰兵也遼兵也誰馬也遼馬也自崇煥未莅遼以前遼亦有是兵有是馬焉否也」又曰「崇煥十載邊臣屢經戰守獨提一旅挺出嚴關迄今山海而外一里之草萊崇煥手闢之也一城

之壘。一堡之堞。崇煥手築之也。試問自有遼事以來。誰不望敵於數百里而逃。棄城於數十里而遜。敢與敵人畫地而守對壘而戰。翻使此敵望而逃棄而遁者。舍崇煥其誰與歸。』嗚呼。此豈阿好之言哉。使督師以前而有督師其人者。則滿洲軍將不能越遼河一步。使督師以後而有督師其人者。則滿洲軍將不能越榆關一步。故袁督師一日不去。則滿洲萬不能得志於中國。清軍之處心積慮。以謀督師。宜也。而獨怪乎明之朝廷。自壞長城。爲敵復仇。以快羣小一日之意見。而與之俱盡。天下古今冤獄雖多。語其關係之重大。殊未有袁督師若者也。嗚呼。豈惟前代。今日之國難。急於明季數倍。而舉國中欲求一如袁督師其人者。顧可得耶。顧可得耶。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讀袁督師傳。二百年前事。其猶昨日也。

程氏又評袁督師之爲人曰。『舉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癡漢也。唯其癡。故舉世是愛者。錢袁公不知愛也。唯其癡。故舉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於是乎舉世所不敢任之勞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辭也。於是乎舉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獨行也。而且舉世所不能耐之飢寒。袁公直耐之以爲士卒先也。而且舉世所不肯破之體貌。袁公力破之以與諸將吏推心而置腹也。』(中略)予謂掀翻兩直隸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渾身擔荷徹裏承當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嗚呼。讀此言也。則袁督之爲人。雖百世以下。猶如見之矣。余大成氏復記袁督師之論曰。『予何人哉。十年以來。父母不得以爲子。妻孥不得以爲夫。手足不得以爲兄弟。交遊不得以爲朋友。予何人哉。直謂之曰大明國裏一亡命之徒可也。』嗚呼。吾儕昔讀加富爾傳。稱彼無妻。以意大利爲妻。稍有熱血者。聞之罔不感歎焉。若袁督師者。豈所謂無家而以中國爲家者耶。鄉人有傳錄督師遺詩者。有云。慷慨同仇日。間關百戰時。功高明主眷。心苦後人知。南潯別陳翼所總戎又云。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問去留。杖策必

因圖雪恥。橫戈原不爲封侯。達中又云。榮華我已知。莊夢忠憤人。將謂杞憂。伯海將鳴呼。若哀督師者。真千古軍人之模範哉。真千古軍人之模範哉。

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

一民族所崇拜之人物，各有其類，觀其類而其民族之精神可見也。吾友觀雲嘗著一論，題曰「幾多古人之復活」，吾謂思焉，我先民之崎行雄略，受壓於疇昔奄奄崦嵫之時代精神以下枉死者何限，撥潛闡幽，非後起者之責而誰責也。作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

(一) 三佛齊國王梁道明。王，廣東南海人也。三佛齊在蘇門答臘島之南端，與爪哇島西端相接，今爲荷蘭屬地。自梁天監唐天祐宋太平興國間，屢通中國。洪武中葉，爪哇來侵，舊王朝亡，國大亂，時閩粵人旅於佛者已千數，王乃號召部勒之，保國之北境，與爪哇相距，爪哇終不能有也。不十年，閩粵軍民泛海從之者數萬人，永樂三年，明成祖以行人譚勝受與王同邑，命偕千戶楊信等齎勅招之，王乃與其臣鄭伯可入朝，貢方物，有陳祖義者，亦粵人，本海盜，王撫之，使爲舊港頭目，而祖義盜行未改，鄭和從好望角迴航歸國，祖義謀要之，事洩被戮，自此與土國絕。據明史

(二) 三佛齊國王張璉。王，廣東饒平人也。本劇盜，明嘉靖末作亂，蹂躪廣東江西福建三省，勢極猖獗，合三省會剿，調兵二十餘萬，凡三年乃平之。官軍報捷，謂已獲渠魁就戮，萬曆五年，有商人詣舊港者，問其王，則璉也，蓋敗後潛逃，復以力據有此國云。舊港卽三佛齊，爪哇滅佛時，更此名，故外至者兩稱之。自梁王距張王凡百餘

年張氏果取諸梁氏歟抑梁張之間更有他姓歟不可考也。據明史及明通鑑

(三) 婆羅國王某。王福建人。佚其姓名。明萬曆間始王此地。即今之婆羅洲也。或言鄭和使婆羅。有閩人從之。因留居焉。後嗣遂據有其國。有金印一篆文。上作獸形。言永樂朝所賜。民間嫁娶必請此印印背上以爲榮。後

佛郎機舉兵來擊。王率國人走入山谷中。放藥水流出。毒殺其人無算。王得返國。佛郎機遂犯呂宋。據明史○案此所謂佛郎機者實西班牙明史誤也

(四) 爪哇順塔國王某。王廣東人。佚其姓名。國於爪哇島北端之海濱。有地方三百餘里。最饒富。中華及諸

蕃商舶輻輳焉。永樂九年自遣使貢方物。據明史

(五) 暹羅國王鄭昭。王廣東潮州人也。隨父流寓暹羅。仕焉。位至宰相。暹羅與緬甸密邇。世爲仇讎。前明永曆中。李定國嘗遣部將江國泰約暹攻緬。共分其地。會吳三桂弑永曆。事乃寢。以是緬人益憾暹。乾隆三十六年。緬王孟駁遂攻暹。滅之前王遺族悉殲焉。王時已罷相。居南部。年五十餘矣。國變後。乃臥薪嘗膽。陰結國人圖光復。乾隆四十三年。遂起義。與緬人三戰。三破之。盡復故地。暹民戴爲王。明年復大舉征緬。破之時。緬方與中國交兵。前此一切餉源。半取諸暹。至是益窘蹙。乾隆征緬之役。所以卒獲奏凱者。王犄角之功最高云。乾隆五十年薨。傳位於其壻華策格里。華氏者。暹羅土人。王早年之養子。而復以女妻之者也。以驍勇著。建國時戰功第一。王無子。故襲位焉。五十一年遣使北京告喪。表文稱鄭華。即華策格里。以子壻襲先王姓。而以本名之首字譯音爲名也。於是冊封華爲暹羅國王。傳至今未替焉。中國倫理。重父系不重母系。春秋書莒人滅鄆。謂以甥繼舅也。故近人皆稱現今暹羅王統爲非鄭氏後。人多知遇今王爲華策格里之後。因其不復姓鄭。故謂鄭氏已斬。不知華策格里即鄭華也。吾以西史參合中史。校其年代及事實。乃知之。雖然。

今英皇愛華德第七，非前皇維廉第四之子也。而史家猶謂之爲亨諾華朝王統，不曰易姓，然則謂暹羅今日非鄭氏王統，安可得也。鄭華之後，昭昭明鄭華也。鳴呼，孰知我黃帝子孫在祖國，雖無復寸土，而猶有作蠻夷大長於海外，傳百餘歲而未艾者耶。太史公作越世家，稱禹之明德遠矣，吾觀於鄭王，吾不知悲喜之何從也。據魏源記日本北村三郎著暹羅史久保得二著東洋歷史大辭典

(六) 戴燕國王吳元盛，王廣東嘉應人也。戴燕在婆羅洲，乾隆末，王與土蠻戰，破之。王焉，事蹟無考。據口碑

(七) 昆甸國王羅大，王廣東嘉應人也。昆甸亦在婆羅洲，乾嘉間，王與土蠻戰，破之。王焉，事蹟無考。據口碑

(八) 英屬海峽殖民地開闢者葉來，葉君廣東嘉應人也。初嘉慶二十四年，英人始以貨購新嘉坡一港於柔佛，是爲英國在南洋海峽初得勢力之始。然僅列廬海岸，未敢深入也。時我華人以采錫之利，相率營礦業於今新嘉坡檳榔嶼一帶，麇聚者日衆，與土蠻時有衝突。嘉慶末，柔佛王下令逐華人，時葉君之族在柔佛者三百人，乃議與之抗戰，推君爲統帥，初戰勝之，知其必將報復也，乃更遣子弟歸嘉應，購軍械，募義勇，葉氏舉族萬餘人，皆渡海助戰，而鄰近村落應之者亦多。他邑之流寓其地者皆從，凡血戰八年，卒定柔佛全境，已而檳榔嶼復與土蠻衝突，乞援於君，君復提師助之。三年，遂定檳榔，凡所得者皆蠻王地，與英人通商口岸，不相屬也。而英勢駸駸東漸，旭日方升，怵我軍威如鯁在喉，以威相恫喝，以利相誘脅，彼有強大之政府以盾其後，而我方嚴海禁，出疆者以海賊論，安望其一爲援手也。君知不可敵，不得已乃以領土主權歸諸英，而僅自保其土地所有權，納租稅於英政府。至今葉氏猶爲彼中望族云。其後同治末葉，粵人有至沙刺我國屬之吉甯鎮采礦者，沙王阻焉。光緒元年，粵人與戰，大勝之，俘其王，主動者姓名不可考。蓋亦籍嘉應云。沙刺我本自主部落，至是英人乘華人

之勝。遽置吏於吉甯。盡奪故王地。以法部勒我華人。華人亦安焉。據碑口

(附) 菲律賓寓俠潘和五。和五。閩人也。閩鄰菲律賓。元明之交。吾民負販其地者已數萬。置田園。長子孫焉。西班牙既據菲。慮華人衆爲變。多逐之歸。留者悉被侵辱。永樂二十一年。班曾即雷氏侵滿刺加。役華人助戰。和五爲其哨官。班人日酣臥。令華人操舟。稍怠輒鞭撻。有至死者。和五曰。叛死。箠死。等死耳。否亦戰死。曷若刺殺此酋以救死。勝則揚帆歸。不勝死未晚也。衆然之。乃夜刺殺即雷。持其首大呼。諸蠻驚亂。不知所爲。悉被刃。或落水死。乃盡收其金寶甲仗。駕舟歸。據明史○原文西班牙作佛郎機菲律賓作呂宋滿刺加作美洛居今爲更正

新史氏曰。我國有不世出之英雄。鄭延平。憑藉無置錐之地。而能奪四萬方里之臺灣於當時炙手可熱之荷蘭人之手。傳子孫三世。延將斬之。明祀四十餘年。而卒後迄今數世紀。稱道者絕希焉。直至最近數年間。其人物之價值始漸發見。然則梁道明等八人。不見稱於後世。又何怪焉。日本有一山田長政。不過曾爲暹羅相耳。而日人尸祝之歌舞之。記其行誼。繪其戰蹟。被以詩歌。演以說部。不可勝述。謂得一人足以光國史也。以之比我鄭昭何如。以之比我梁道明葉來何如。嗚呼。以吾所述八君子者。以泰西史上人物校之。非摩西則哥倫布立溫斯敦也。否則亦克雷武維廉濱也。而試問四萬萬國民中。能言八君子之事業者幾人。豈惟事業。卽姓氏亦莫或聞知也。吾偶讀明史外國傳。見三佛齊婆羅爪哇之四王。吾驚喜歎歎。不知所云。始歎吾國有此偉大之人物。乃葬埋諸沈沈蠹簡之中。而其間二人者。乃至並不得以姓氏表見於後世也。吾滋憤。吾滋懼。吾滋慚。乃急益以所聞最近百年間四君子之事著是篇焉。雖然。吾傳八人而寥寥不及二千言。吾不敢於所有資料之外。鋪張焉以誣先民。而前史之成文與故老之口碑。乃於此區區者之外而莫余畀。使我對於前賢滿胸膜拜之誠。竟不克自獻也。是

乃深可悲也。葉氏之事去今未遠。鄉人當尙有能言之者。若賜郵數言。勝大願。「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豈惟利達。卽名譽其亦如是也。夫名譽何足以爲古人輕重。然國民失其崇拜英雄之性。而國遂不可問。國民誤其崇拜英雄之途。而國遂更不可問。八君子之見擯於中國歷史。其毋乃卽中國民族見擯於今日生存競爭界之表徵也。吾述此。吾有餘痛焉耳。潘和五不足語於殖民事業。抑其義俠智勇。有足多者焉。冀附於八君子後傳之。

新史氏又曰。吾草此傳已。吾於時代精神一感情之外。更有三種感情繫於吾腦。一曰海軍思想與國民元氣之關係也。九人之中。並潘和五粵人七而閩人二也。自今以往。吾國若猶有能擴張其帝國主義以對外之一日。則彼兩省人。其猶可用也。而其他沿海諸省。乃至腹地諸省。亦何遽多讓。在養之而已。以今日美國海權之發達。其所用者。又豈專在兩洋岸也。二曰殖民事業與政府獎勵之關係也。列強殖民。莫不以政府之力直接間接獎勵之。我國則如秦越人之相視肥瘠。甚或極諸其所往焉。夫是以雖有健者。終以援絕而敗也。近數十年。美澳非洲諸華僑之慘狀。其惡因皆坐是也。三曰政治能力與國際競爭之關係也。我先民前此不藉政府之力。尙能手闢諸國。或傳諸子孫。及一旦與文明強有力之國相遇。遂不得不帖服於其統治之下。葉氏之不王。以其所遇之敵。異於昔所云也。匪曰天命。人事爲之也。嗚呼。海以南百數十國。其民口之大部分。皆黃帝子孫。以地勢論。以歷史論。實天然我族之殖民地也。而今也託居彼宇者。僅得自比於牛馬。嗚呼。誰之罪歟。誰之罪歟。雖然。黃帝手定之山河。今且蹙蹙不自保。而海以南更何論哉。

航海家鄭和傳

西紀一千五六百年之交，全歐沿岸諸民族，各以航海業相競。時則有葡之王子亨利，Don Henry，獻身海事。既發大西洋附近砵仙圖羣島，Port Santo 挨莎士羣島，Azores 加拿里羣島，Canary 一四三九至一四六三年，未幾哥倫布遂航大西洋，發見西印度羣島。前後四度，遂啓亞美利加大陸。一四四〇至一五〇六年，同時葡人維哥達嘉馬，Vasco Da Gama 沿亞非利加南岸，逾好望角，達印度，迴航以歸歐洲。一四八六年，至一四九七年，越十餘年，而葡人麥折倫，Magellan 橫渡太平洋，啓菲律賓羣島，繞世界一周。一五一九至一五二二年，自是新舊兩陸，東西兩洋，交通大開，全球比鄰，備哉燦爛。有史以來，最光燄之時代也。而我秦東大帝國，與彼並時而興者，有一海上之巨人鄭和在。

我國大陸國也。又其地廣漠，足以資移殖。人民無取勝於域外，故海運業自昔不甚發達。顧沿海諸省，二千年前，既往往有涉海自殖者。史稱會稽海外有東鯷，又有夷州及澶州。秦始皇時，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止焉。其地即今日本之長崎一帶是也。辰韓舊國，亦名秦韓。蓋秦時人民苦苛法者，遷焉。其地即今朝鮮之慶尙道。釜山浦所在與日本相望者也。凡此陳跡，皆爲吾航業發達已古之證。其後兩漢六朝，南海航路漸闢。我商船有達亞丁灣及米梭必達迷亞者。蓋與波斯人阿剌伯人代興云。詳見拙著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唐宋以還，遠略漸替。我航業不振者垂數百年。及明代而國民膨脹力，別向於一方面。

亞洲東南一大部分，即所謂印度支那及南洋羣島者，實中國民族唯一之尾間也。又將來我中國民族唯一之勢力圈也。以今日論，其政治上之實力，白種人戶之其生計上之實力，未或能與吾競也。今略取吾民自殖於彼地者，表其人數及其比較如下。

地	名	人	口	總	數	中	國	人	參	考
暹	羅		六、三二〇、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〇〇			純粹中國人百三十萬尚有 與土民雜婚者約八十萬	
法	屬	越	南	七、八〇〇、〇〇〇		二六〇、〇〇〇				
英	海峽殖民地	新加坡	二二八、五五五			一二〇、〇〇〇			現在每年渡航者約四五 萬人進步正未有艾	
		檳榔嶼	二四八、二〇七			一〇〇、〇〇〇				
		滿刺加及其他	九五、四八七			九〇、〇〇〇				
		馬來保護國	六七八、五九五			一一〇、〇〇〇				
屬	緬甸		一〇、四九〇、〇〇〇			一四〇、〇〇〇				
		美屬菲律賓羣島	七、〇〇〇、〇〇〇			四三〇、〇〇〇			與土人雜婚者尙多不在此數	
荷	爪哇及馬德拉斯		二八、七四六、六三八			七六〇、〇〇〇			與土人雜婚者甚多不在此數	
		蘇門答刺	三、一六八、三一二			九〇〇、〇〇〇				
		其他諸島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右表所列雖未可稱確實之統計然大端固不甚謬即吾民自殖於彼者當不下五百四五十萬人加以與土人種雜婚者當及七百萬人其間若羣島之礦業暹羅越南緬甸之農業羣島及暹羅之森林業乃至全部之商業工業其在我國人手者十而八九故此諸地於實際上蓋吾外府也吾國以何因緣而能致此推原功首吾思鄭和。

鄭和雲南人世所稱三保太監者也初事明成祖於燕邸從起兵有功累擢太監成祖之在位當西紀千四百三年至千四百二十四年正葡萄牙王子亨利獎勵航海時代

亨利生一三九四年卒一四六三年

而西史所稱新紀元之過渡也成

祖以雄才大略承高帝之後天下初定國力大充乃思揚威德於域外此其與漢孝武唐太宗之時代正相類成祖既北定韃靼耀兵於烏梁海以西西開烏斯藏以法號羈縻其酋南戡越南夷爲郡縣陸運之盛幾追漢唐乃更進而樹威於新國鄭和之業其主動者實絕世英主明成祖其人也。

舊史稱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於是有命和航海之舉但其動機安屬勿具論吾徵諸史文於鄭君首途之前有深當注意者二事。

一曰其目的在通歐西也本傳云命和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又云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爲明初盛事據此則此行本志非南渡而西征也蓋自馬可波羅入仕以來歐人讀其書而知中國有文明始汲汲謀東航此印度新航路之所由發見也彼此皆未克達最終之目的地而今日東西通道之鍵鑰實胎孕於是。

二曰航海利器之發達也本傳云造大船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容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吾讀此文而歎我大國民之氣魄洵非他族所能幾也考現在世界最大商船稱美國大北公司之「彌奈梭達」

今年

始開航日本（和全權小）長六百三十英尺，廣七十三英尺，全世界色然驚之，謂大莫與京矣。英尺當我工部尺，村氏乘之以赴美者也。

九寸八五七七，明尺當今工部尺，只有一寸一二，然則鄭和所乘船，其袤殆與彌奈梭達等，其幅則倍彼有餘。以今日之美國，僅能造如彌奈梭達者二，以當時之中國，既能造倍彌奈梭達者六十二，雖曰專制君主有萬能力，而國民氣象之偉大，亦真不可思議矣。其時蒸氣機關未經發明，乃能運用如此龐碩之艘，越萬里，則駕駛術亦必有過人者。

哥倫布航海凡四次，彼頓廓航海凡五次，而鄭和航海則七次，今表其年代。

（首塗時）

（迴航時）

（西紀）

（所歷地）

第一次

永樂三年六月

永樂五年九月

一四〇五……七年

起蘇州經福建逾占城三佛齊

第二次

六年九月

九年六月

一四〇八……一一年

至印度錫蘭島

第三次

十年十一月

十三年七月

一四一二……一五年

歷蘇門答刺滿刺加等十九國

第四次

十四年冬

十七年七月

一四一三……一九年

第五次

十九年春

二十年八月

一四二一……二二年

第六次

廿二年正月

同年 月

一四二四……年

第七次

宣德五年六月

宣德八年七月

一四三〇……三三年

忽魯謨斯十七國

據右表所示，則鄭和為海上生活者垂三十年，殆無歲不在驚濤駭浪之中，其間稍得息肩者，則成祖崩殂後六年間耳。迨宣宗中葉，復舉壯圖，闢地最遠，而和亦既老矣，其經略海外之事實，史文闕如，不能具詳，但紀其俘三

齊王錫蘭王定蘇門答刺之亂其武功之偉可見一斑。又史言自和死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夸外此則張博望之在西域何以加諸。

時紀行之作有二書。

(一) 瀛涯勝覽 馬歡著 永樂十四年出版 紀載十九國

(二) 星槎勝覽 費信著 正統元年出版 紀載四十國

費二氏皆回教徒以能解亞刺伯語言被命爲通譯故紀行文皆成於其手馬著出版先故國名少而紀載較費著出版後故國名多而紀載微簡今參考兩書釋以今地以稽當時聲威之所被焉。

(一) 馬來半島以東諸國 凡十五

(二) 滿刺加諸國 凡四

(三) 蘇門答刺諸國 凡七

(四) 印度諸國 凡六

(五) 亞刺伯諸國 凡五

(六) 亞非利加諸國 凡三

(一) 馬來半島以東諸國

(1) 占城 (Champa or Champā) 漢林邑地唐時或稱占不勞改稱占婆今越南下交趾部西貢市所在地其時爲一獨立國不屬交趾。

(2) 靈山。星槎所記云與占城山地連接。其地今難確指。西人腓立氏謂今之伽南港(Can-nah)格蘭尼威氏謂爲今之那的里加山(Nutrakan)未知孰是。要之在下交趾也。

(3) 真臘(Camboja) 今之柬埔寨。爲法蘭西保護國者也。當時其國領有暹羅之一部分。西與我雲南接壤。

(4) 崑崙(Pulo Condore) 下交趾極南之一島。如我國之有瓊州島。然至今越南人仍呼爲崑崙山。西人則稱蒲盧康得羅。蓋馬可波羅紀行之舊名云。馬來語之蒲盧。卽 Island (島) 之義也。今法人往往竄越國事犯於此。

(5) 賓童龍國(Cape Padaran) 今柬埔寨海岸之一岬角也。

(6) 暹羅國(Siam) 自明。

(7) 彭坑(Panang) 星槎云在暹羅之西。卽今馬來半島之南端。瀕東海岸。與新加坡接壤者也。

(8) 東西竺(Singapore) 明史外國傳柔佛條下云。『柔佛近彭亨。永樂中鄭和遍歷西洋。無柔佛名。或言和曾徑東西竺山。今此山正在其地。疑卽東西竺。』今案柔佛卽今之新加坡。在馬來半島之極南端。當時名以東西竺者。殆猶哥倫布命北美新地爲西印度羣島歟。

(9) 龍牙門(Strait of Lingga) 馬來半島與蘇門答刺島中間之一小島。在海峽間。今大學堂審定地圖所稱龍加島者是也。

(10) 交爛山(Billion Island) 大學堂地圖所稱比利敦島者也在爪哇海中。位蘇門答刺島與婆羅洲之交。元時史弼征爪哇曾駐兵焉。

(11) 假馬里丁 (Carimata Island) 大學堂地圖所稱卡里馬達之西南與蘇門答刺相

對。元史史弼傳有假里馬答其位置正如星槎所記星槎之馬里可決爲里馬之譌

(12) 麻逸凍 (Pulo Bimbang) 星槎記在交爛山之西南洋海中其地今難確指。格蘭尼威氏以巽他羣島中之邊丹當之今從焉。

(13) 爪哇 (Java) 自明。

(14) 重迦羅 (Madura) 大學堂地圖所稱馬都拉島者是也。在爪哇海中與蘇拉巴雅港相對。

(15) 吉里地悶 其地今難確指。星槎云在重迦羅之東產檀香。按佛理嶼一名檀香嶼 (Sandalwood) 或當屬此地。其地在爪哇海與班達海之間也。

(一) 滿刺加諸國

(1) 滿刺加國 (Malacca) 今官書或稱麻六甲爲英屬地。在馬來半島南端西岸。

(2) 亞魯 (Aruslands) 大學堂地圖譯爲亞羅。在蘇門答刺島北岸。臨滿刺加海峽。

(3) 九州山 (Pulo Samblon) 滿刺加海峽中九島嶼九州之名。乃譯義而非譯音。馬來語之 (Pulo) 此云島也。其 (Sumbion) 此云九也。

(二) 蘇門答刺諸國

(1) 舊港亦名淖淋邦 (Palembang) 明史稱三佛齊。六朝時稱干陀利。今荷屬蘇門答刺島之東北部一大都會。大學堂地圖所譯爲巴鄰旁者是也。

(2) 蘇門答刺國 (Sumatra) 今以爲全島總名。但據瀛涯星槎所記。則僅爲其島西部之專名。卽今之亞齊 (Achin) 一隅之地也。

(3) 南淳里 (Lambri) 其地今難確指。馬可波羅紀行有廉淳里國者。當卽其地。蓋蘇門答刺島之西北部。亞齊之西鄰也。Lam 譯南。蓋廈門音。

(4) 那孤兒 (一名花面王國) 其地今難確指。殆亞齊之一部。

(5) 黎代 其地今難確指。殆亞齊之一部。

(6) 龍涎嶼 (Pulo Way) 距亞齊東北十三里一小島也。

(7) 翠藍嶼 (Andaman Island) 大學堂地圖所稱安達曼羣島是也。由馬來半島航印度。此其中站。今爲印度屬地。赫英版瀛涯記其地在大海中。山有三四。星槎記在龍涎嶼西北五晝夜程。其必爲安達無疑。翠藍者狀風景以命名。非譯音也。

(四) 印度諸國

(1) 榜葛刺 (Bengal) 卽通行官書所譯之孟加拉。今印度首府加拉吉大所在地也。

(2) 柯枝 (Cochin) 大學堂地圖作可陳。此譯柯者廈門音也。其地在印度半島之西南端。臨亞刺伯海。

(3) 大小葛蘭 (Quicon) 大學堂地圖作固蘭。星槎記其地與都樵欄相近。都樵欄卽 (Trivandrum) 亦

印度第二等大都會也。

(4) 古里國 (Calicut) 瀛涯記其位置。云西瀕海。南距柯枝國。北距狼牙兒國。遠東七百里許。距坎巴夷。案

柯枝即可陳坎巴夷即 *Cambay* 大學堂地圖譯康木拜 然則其地必今之哥里卡德孟買省瀕海一小都會也。

(5) 錫蘭 (*Ceylon*) 印度南端之大島古稱師子國今西航必經之地。

(6) 溜山洋國 (*Maldivé Island*) 大學堂地圖譯爲麻代父羣島錫蘭島西偏南之多數珊瑚島也瀛涯言有八大溜星樓言有三萬八千小溜其爲無數小嶼甚明與馬可波羅紀行麻代父條下記事正同。

五) 阿剌伯諸國

(1) 佐香兒星樓祖法兒瀛涯 (*Djeller*) 阿剌伯海南岸一市。

(2) 阿丹國 (*Yden*) 舊譯雅典亦譯亞丁阿剌伯最南端一半島西航必經之要津也今爲英屬地屬印度孟買省行政區域。

(3) 忽魯謨斯 (*Hormuz or Ormuz*) 波斯灣內三大島之一今爲波斯領土。

(4) 天方 (*Arabia or Mecca*) 即阿剌伯亦名麥加。

(5) 刺撒 其地今難確指蓋在米梭必達迷亞附近。

六) 阿非利加沿岸諸國

(1) 木骨都東 (*Magadexa or Magadoxo*) 大學堂地圖所譯馬加多朔者是也在阿非利加東海岸臨印度洋。

(2) 卜刺哇 (*Barava*) 大學堂地圖譯巴拉瓦在木骨都東迤南。

(3) 竹步 (*Juba*) 大學堂地圖譯周巴在卜刺哇迤南。

以上所列凡四十國，皆見於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者，今略推定其航路線如下。

(一) 航中國南海至印度支那半島之南端(西貢)

(二) 航暹羅灣(即曼谷灣)之東岸至曼谷(今暹羅)

(三) 航暹羅灣西岸循馬來半島南下至新加坡

(四) 繞航蘇門答刺島一周

(五) 繞航爪哇羣島一周

(六) 航孟加拉灣經安達曼羣島至東印度(加拉吉大)

(七) 循孟加拉灣東岸南航至錫蘭繞錫蘭島一周

(八) 循阿刺伯海東岸北航至西印度(孟買)

(九) 由孟買循波斯灣東岸北航至泰格里士河河口(今德屬小亞細亞)

(十) 循波斯灣西岸南航復沿阿刺伯海西岸一周至亞丁

(十一) 越亞丁灣循紅海東岸北航至麥加

(十二) 循紅海西岸南航出亞丁灣復循亞非利加東部海岸南航經摩森比克海峽，亦作莫三鼻給海峽掠馬達加斯

加島之南端迴航

此鄭和航路之大略也。據上所列，似詳於西而略於東，其足跡未及馬來西亞羣島之半，而爪哇海以東未嘗至焉。然考明史外國傳雞籠條下言鄭和惡其人家貽一銅鈴，是臺灣島和所曾履也。又文萊條下言鄭和往使有

閩人從焉。因留居。後人因據其國而王之。是婆羅洲和所曾履也。西洋朝貢典錄稱呂宋於永樂八年。隨中官鄭和來朝。是菲律賓羣島亦和所曾履也。瀛涯星槎皆不能記載者。殆馬費二氏皆以能操阿剌伯語。從事通譯。其在馬來半島以西。爲阿剌伯語通行地。故二氏能紀之。其以東。則無取於二子之載筆。歟。準此以談。則亞細亞之海岸線。和所經行者。十而八九矣。嘻。盛哉。

新史氏曰。班定遠既定西域。使甘英航海求大秦。而安息人^{波斯}遮之不得達。謬言海上之奇新殊險。英遂氣沮。於是東西文明相接觸之一機會坐失。讀史者有無窮之憾焉。謂大陸人民不習海事。性或然也。及觀鄭君。則全世界歷史上所號稱航海偉人。能與並肩者。何其寡也。鄭君之初航海。當哥倫布發見亞美利加以前六十餘年。當維嘉達哥馬發見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餘年。顧何以哥氏維氏之績。能使全世界劃然開一新紀元。而鄭君之烈。隨鄭君之沒以俱逝。我國民雖稍食其賜。亦幾希焉。則哥倫布以後。有無量數之哥倫布。維嘉達哥馬以後。有無量數之維嘉達哥馬。而我則鄭和以後。竟無第二之鄭和。噫。嘻。是豈鄭君之罪也。

新史氏又曰。天下事失敗者不必論。其成功者亦不必與其所希望之性質相緣。或過或不及。而總不離本希望之性質。近是。此佛說所謂造業也。哥氏之航海。爲覓印度也。印度不得達而開新大陸。是過其希望者也。維氏之航海。爲覓支那也。支那不得達。而僅通印度。是不及其希望者也。要之其希望之性質。咸以母國人滿。欲求新地。以自殖。故其所希望之定點。雖不達。而其最初最大之目的。固已達。若我國之馳域外觀者。其希望之性質。安在。則雄主之野心。欲博懷柔遠人。萬國來同等虛譽。聊以自娛耳。故其所成就者。亦適應於此希望而止。何也。其性質則然也。故鄭和之所成就。在明成祖既已躊躇滿志者。然則此後雖有無量數之鄭和。亦若是則已耳。嗚呼。此

我族之所以久爲人下也。吾昔爲張博望班定遠傳。既言之有餘慨矣。
新史氏又曰。論人不可有階級之見存。刑餘界中。前有司馬遷。後有鄭和。皆國史之光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一月臺二版

中國偉人傳五種（全一冊）

基本定價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梁 啟 超

有 著 作 權
不 准 翻 印

發行者 劉 克 寰

臺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

印刷者 臺灣中華書局印刷廠

臺北市成都路一〇六號

發行處 臺灣中華書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

（臺總）甲書

內政部內版臺業字第〇〇〇六號登記證



No. 7920